

海外紀事 上

清大汕厂翁著

進步書局校印

清 大汕厂翁著

海外紀事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序一

自昔名人登臨山水必有題詠之作長篇短句體制不同要各狀其景物之佳勝如子厚適柳州無詩而有記少陵入巴蜀無記而有詩皆稱寫生絕構余讀石和尚海外紀事一編喜其兼擅兩家之長而又發為經世名言於山川形勝風土謠俗一一能詳其曲折而定其規模豈徒鋪張奇詭誇海外之大觀已哉考其數月之間經二萬里絕域當酬應繙紛往來倉卒之際乃揮麈而談數千萬言立就筆搖山嶽而氣吞溟渤非曾有慧珠能敏給神妙如是耶且遊迹所過導揚聖天子德化俾享王末接之邦咸知向風慕義欲以中國之紀綱一變遠方之習俗即此一視同仁莫非聖賢民胞物與之意耶此書流傳宇宙可以補山經海志職方記王會圖之所不及向使經綸巨手得以一試其奇視彼雄霸扶餘開疆日本者直俯同培塿眇若潢汙焉耳吁和上老矣抱天人之畧負匡濟之心以菩薩願力幻迹禪林樂道之餘託文章著述以明志而卓犖不羣之概可想見也已

時

康熙己卯孟春南江仇兆鼇拜題於端州旅次

序二

余於甲子春間予假南還往羅浮采藥憩迹五羊始得晤石公和上於客座間聆其緒論清言娓娓而雄博恢奇之氣溢於眉宇固謂其異人殆有託而逃於禪者也忽忽十有五年重至珠江衆傳有人天師初從海外古安南國回其國王受戒居弟子列為施布地之金新建寶閣於粵秀山之西飛軒構雲重簷射日接以紺殿珠宮綴以嵩丘蘭若無異洞天中瓊樓玉宇因歎給孤化樂重現人間而天親菩薩舉世未有不知誰演三車而結此勝因於震旦也亟攜筇步至而扣禪扉聞清磬一聲導從出迎則固吾石和上也膜拜已畢執手歡然共話十五年間事似上元夫人與麻姑相見說蓬萊清淺也和上因出海外紀事與諸集見示文章則蒼涼奔放時而電擊雷轟時而山飛海立時而健翮摩空時而疾風掃箐詩律則蘊藉清新離奇雄渾兼而有之使人不可端倪而雄博恢奇之氣較昔年更勝蓋得於海外者尤多也余老矣歸田以後憔悴行吟舉向日之勝情狂思消融殆盡如拘葉寒蟬而聞鸞鳳之聲響振林木安得不俯首健羨固知宇內人天之師自不同於枯禪窠臼視彼驢背推敲與唧唧如寒號蟲者相去誠何如哉

序三

大而化之之謂聖神而明之之謂奇天下英偉非常之士隨所處而以奇見英雄崛起布衣雄世黃冠縉服之流人不一類事不一途總以造乎其極者為奇當其事未成名未立言動舉止迥與人異庸夫俗子多有竊伺而擬議之即其已成矣已立矣猶必有所擬之議之以為驚世駭俗者此無他人即無奇鮮有不欲炫其奇欲炫其奇而實無奇鮮有不駭人之奇而轉疑人之奇甚矣為庸夫俗子易為懷奇超世者難也尸翁和上生而奇者也童真入道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妙達吉凶周遊天下聲名洋溢暨于中外乘長風破巨浪赴大越國王之召所歷山川形勢風土習俗亦既詳哉言之而高論卓見弘綱鉅典一試經綸大手詩文雜出悉典麗高華彙三教之精微成一家之傑構縱橫變化之妙在在匠心噫真大海之一奇觀也奇人始有奇文有奇文者必有奇事免龍朝使神護昏奇之見端也甚而驅風遣雨感通幽渺如廣明大士之死而生識者固知其圓通妙契彷彿寶誌曇超豐干圓澄之三昧不知者則以為誕而擬議者有矣而不知鉢底生龍口內光放實有其奇者在無如恒見之不廣也恒未見鉢底生龍口內放光則可耳若夫龍已見之鉢中光已吐

之口內乃其道力所至猶以為誕而詫之者殆未知圓通之道之妙也孫登有言夫
生有光而不用其光而果在於用光和上之奇和上之光也不觀夫舟行海若消伏
驚濤神鳥導前巨鱗退跡是亦和上之用光也而常人卒然和上冲然則和上果在
於用光乎試即海外紀事而論無枯禪氣無學究氣其表揚德性纏綿慨至無非忠
孝節義俾益世道人心之言博大昌明不異吾儒有本之學故能感動海域向化天
朝以中國之紀綱變殊方之習俗以恒河之金沙建不朽之崇刹喬喬皇皇有為有
守堂堂正正不詭不隨豈非用奇而不戾於正圓通而不失之誕哉吾是以服和上
之用奇而神明莫測如是也夫

峇

康熙己卯八月晉陵毛端士拜題

本師海外紀事序四

大越彈丸負山環海斬蓬蒿驅犀象而奠居者累十三世矣寡人不敏弱齡繼緒常懼隕越以遺前人羞兢兢業業日與二三臣工商所以子惠元元之道有年而政不加修辟土疆而兵興無時肅官箴而蓋蓋弗飭務休養而鮮飽猶聞翳惟余辜也間考往籍知為治之要在於得人秦得百里奚於虞晉得由余於戎丕豹公孫枝於楚二國遂霸由是言之任賢致治自昔為然如在寡人今日殆有甚難者夫弓旌爵祿寡人無或愛惜亦庶幾野無遺賢獨士生茲土大抵限於方隅局於聞見一官一職儘足以効能稱任求其道德深純經猷素裕語默動靜堪為千秋師法大有為者非中華賢聖佛祖之鄉不可既禮無越境之招地有中外之隔又非識鑒超方不為世網拘牽者不可噫得賢難得師尤難矣長壽本師老和上余自居儲來積慕有年先王書聘至再弗顧甲戌秋欲受菩薩戒法繼志敦請果適我願從乙亥春抵國迄丙子夏供養親近靡間晨夕禪論之餘大而綱常倫紀小而事物精粗莫不條分縷析理明詞暢若人從幽暗中挈諸青天皎日之上其為裨益政治實多錄其一二哀然成帙總名海外紀事歸帆之日出示命叙自顧無文何堪斯役或者殊方言事耳目

不經讀者疑涉荒唐欲取一言為徵信將以附文獻之未幾至佛法文章才情道德
吾師開化三十餘年著書二十餘種行世既久自有定價非贊歎所能增益矣雖然
大千世界塵沙刹土盡從香水海裏結成寡人方與老和上同遊戲於華嚴香水海
中何處分為內外今既相隔大洋以廣東而記大越行事即謂之海外紀事也亦宜

皆

丙子蒲月大越國王阮福週受菩薩戒弟子法名興竜頂禮撰於西宮覺王內院之
淨名方丈

海外紀事卷一

清 嶺南長壽石頭陀大汕尸翁撰

記室弟子興雒較訂

隨杖侍者界培編集

甲戌之春。余將有事北征。為上人召也。選徒御。戒行李。卜以二月初吉啟行。已而脾
患大作。轉念常住經閣。構築伊始。土木紛拏。纂輯燈待百卷。較學未竣。權藉積廡。欲
緩北行。商之當事。宛轉辭之。而得暫止。遂閉門謝客。日擁殘編。丹黃甲乙。間或澆花
種樹。俯仰行吟。庶幾優游晨夕。免事風塵矣。詎八月初四日。知客叩門。稱大越國專
使至。見之。使閩人也。捧黃封甚謹。拜而將命。享禮南金花藤黃絹奇南之屬。獻畢。跽
而請曰。大越國王馳慕老和。上有年。今特焚香送拜。奉尺書聘於獅子座前。伏乞道
駕往化。允行。則國之福也。余法嗣興蓮字果弘者。亦為致啟。係王所拜國師也。計自
前五有書。并今凡三次矣。請至於三。為已誠也。既未北行。適有餘暇。盍縱觀海外。新
其耳目。或者山川風土人物。更有出於尋常聞見之外者乎。臘底告行於當路。縉紳
白社知己。隨即開春。贐者饋。餐者饋。盤餐供物玩者。序而送者。歌詩贈行者。從朝至暮。
卜行一不果。而再。再不果。而三。上元燈夕。始登舟於西濠。時駕海艫。已放關。候於

黃浦矣。是夕潮退濠澗幾十人挽舟不能達珠江。與隨杖諸子坐西瓜船。茶食果餌以充夜饒。細雨微濛。船頭牡丹花二缸。缸數十朵。含意欲放。適風前有倚樓長笛隔江度曲者。偶憶開元遺事。玄宗當日酌葡萄對妃子。尚欲製新辭以全勝事。今名花去國。寂寞懷芳。得無一辭用相慰藉耶。因題絕句擬清平調云。

白紵春歌興未闌。天香元是獨禁寒。世人見汝渾如夢。誰共醒眸徹夜看。
月沉煙雨上元宵。相對名花聽夜潮。萬頃滄溟誰可渡。一枝猶得伴迢迢。

暖入園林百卉香。衆中偏汝獨稱王。繁華春色來南國。還欲芳名海外揚。

二鼓潮生。出珠江。溯流至東敵樓泊焉。雞鳴潮退。順流而下。平明達黃浦。山漸低。海漸闊。遠望艤艫。汨沒於風濤浩渺間。須臾並舟樓船。進早饒。樓船余所坐。以往還端江者。向視之。龐然大也。今並纜海船之側。仰視海船。龍肋梯而後上。則渺乎小矣。顧語隨杖諸子曰。凡物之不可自大。而欲於無佛處稱尊者。庶幾其有悟乎。船上四五百人。貨物填委。相隨僧衆五十餘人。行李稱是。船主人相顧莫知措處。將客貨退轉羊城。余亦半分僧衆行李。從二船繼發。俄頃始決。於是搬運上下。器物縱橫。人語喧嚷。一時耳目為之改觀。分布得四馬籬。閑者容五六人。窄亦三四人。尚餘露處者。過

午開船。風正朝隨。兩小船探水引路。雙帆插花。滿挂巾頂。高懸前肩。後送齊張。目無留岸。南海神祠。隱映平林。指顧相失。為詩曰。

番禺看地盡。四瀆有神祠。碧落連滄海。紅垣蔽綠漪。混茫收禹甸。靈異紀韓碑。此日揚帆過。安瀾為爾祈。

斷續岡巒小。東南海氣驕。中流多曬網。曲徑少歸樵。梅欖依村樹。春煙鎖板橋。王維圖畫似。記取靜來描。

薄暮碇船。雨氣空濛。虎門幾點。南浮白水。一痕塔影。東挂雲端。詢之為東莞縣治。是夜宿東莞界中也。馬籬促狹。不能轉側。仰臥申旦。細雨廉纖。露宿數十人。擠逼神前。尋丈之內。喧爭終夕。余念為法南行。偶然跼蹐。尚所不堪。彼估客之挾重貲。以冒風濤。逐十一而終身不覺。計云拙矣。曉起行李半為雨濕。隨杖各鬱悒。欲道宵眠之苦。視余默然罷。而舟子料理停頓。目前得少清楚。近午放船。風潮順利。舟行若飛。將近虎門里許。舟忽淺。蓋沙阜遊移。舵公自用不依引導。小船蹊徑也。舵挂於下。船不能行。風壓於上。蓬不及卸。霹靂一聲。半邊敬側。颶水眾旁皇失色。謂船必壞。急落帆。人盡立上。風用三小艇。數十百人曳拖。不得動。余預備有四小旗。上書吾乘釋迦。無上法。

王慧命下書曰大雨暫止曰順風相送曰諸神擁護曰龍王免朝急呼豎諸神擁護
旗旗張而舵自墮船復正是非人力也究前聲響處為夾舵輔板折斷尾闕亦微有
裂縫即時修補假此少停得久覽形勝與虎頭相對兩旁小山皆童礪斷連倚伏唯
大虎小虎二石昂立水中拗曲而上若虎距而昂首狀石赭鐵色小虎左岸一炮臺
臨水涯依山脊銳上俗名阿娘鞋為形似也一帶小山之麓人家煙火悉漁戶鹽塲
非耕作之民矣凡高險處俱設戍臺控海山背治壘門云作虎門望海七律二首
白馬靈旗帶晚霞風濤萬頃走龍蛇通宵不夜非關月到處行空可是槎天上有
星分野外眼前無地說中華樓船事往皆春夢千古還因漢使嗟

遙聞颺沓鐵衣聲玉破珠殘歷亂傾風捲一山天際落濤驚萬鼓水中鳴陸沉城
闕蒼煙出鬼市樓臺白晝生魯漫零丁俱在望七州洋外不知名
停舟夜半北風驟作波濤澹浴纜索欲絕水手惶怯不敢下三板拋第二錨眾詬罵
懼而往獲稍安念彼輩所得亦不過十千而遽以生死等之蜉蝣世之貪富貴而履
危機者其視水工亦若是而已比曉風雨連天余命豎大雨暫止旗少頃晴霽遂度
虎門沙磧上蠢蠢如狗子頃之一人坐小舟來乃粵海關差收稅票者停舟重加整

頓駕小船。往山溪取淡水。水櫃皆滿載。引路兩小船遣去。哀小脚船載之舟中。便復張帆水面浮山。猶數重未遠盡也。是知東粵形勝。港口稠密富庶。為有由矣。向晚纜定。阻烏豬山。山上有茶。不由樹藝。可治瘴癘。為漁人之利矣。水碧綠。舟師用梭索繫鉛測深淺。綠苔長徑尺。挂索上為苔菜云。味腥鹹可食。白鮫成羣狀如豬白色。有起者伏者。有立水面移時而沒者。皆少見而多怪矣。聞有角帶井。相傳伏波征蠻時。軍士渴乏。置帶一圍。令軍士向帶中汲飲。悉甜淡得不困。至今稱角帶井。如鏡光游移水面。一二里間。見者吉祥云。是說為無稽矣。遠近漁船數十艘。張帆往來。到處山坳濃煙沓沓。為鹽場。蓋瀕海魚鹽。所以足百粵而資南贛者。咸取給予此也。船上器物安置停妥。洗刷鮮明。鳴金擊鼓。獻牲酌醴。一巫青衣長袖。戴藍多羅彌雪帽。著紅腰纏。執朱木棍。拜舞婆娑。仰神號呼。每一闋。輒鳴鉦鼓以助之。吾輩雜估客環視。巫怛怛不自勝。急節舞罷。欲去。祝者挽而詬之。杼袖再一舞而入。洎後船上。不復聞金鼓矣。是晚天氣爽朗。雲罇嘒嘒。明星舟人偃卧縱橫於微月星光之下。四顧旁皇。微吟絕句五首。以貽知己。

北多平陸南多海。乘馬來船有慣家。惟我北南無佳處。間從鞭鐙問乘槎。

無水無舟祇強名。何曾筋骨不分明。長檣鐵鹿滄溟去。萬斛舟同一葉輕。
大海風漂斷壑哀。濤聲徹夜響奔雷。天空雲暗歸漁火。亂點滄波作雨來。
孤島遙看青一痕。經過此外總無垠。披衣獨坐蒲團月。無定風濤定裏翻。
故人別我上元燈。應料安南到未曾。誰道烏豬山港外。艤艫還坐白頭僧。
次早食已起船。竟日始抵極望之島而止。島名魯漫山。相傳海外鸚鵡過此山。不死
即飛去。為伏波所放云。同泊一舟。差小。往趨加喇巴者。人各屏息。波濤澎湃。船之首
尾低昂播蕩。漸有暈眩不能坐起者。余以飽食獲安然。亦非昨宵興致矣。是月十九
夜也。二鼓風雨大作。卧聞舟師耶許聲未久。如千丈瀑泉飛灑於長林斷壑。如暴風
驟雨吹落於蓮葉蕉林。又如鐵衣介馬馳驟於沙場戰壘。天崩地裂。蛟龍飛舞而來。
至此一切境遇。委之自然。益徵人定力矣。乃憶大藏記云。有明楞嚴法華經旨之比
丘。行于山林。鬼神呵護。所經湖海。龍王必朝。遂呼豎龍王。免朝旗。船即駛而安。及起
蓬窻竊視。始知陰凝不雨。惟水與天連。渺然一葉。獨駕混茫草昧之初。四顧無垠。絕
無攀緣倚恃。此中境界。有非可喻人者。嘗謂江北之山。無丘垤培塿。所見皆大陸高
陵。今海洋之波。類是連漪尺浪。無復淪淪矣。水色藍如龍。著衣彌月不乾。殆知古人

稱海沔。爾雅謂藍汁可染曰澱。為有見也。船上寂然。惟水手船主數輩。坐守其役。亦穆穆有敬懼之容。餘多嘔吐狼籍。行止飲食如常者。兩三人而已。余苦脾氣。掖而後往。否或顛仆。居平北風乍起。橫渡揚子江。逡巡不敢。今乘萬斛之舟。駕長風。破巨浪。何大觀也。然後知萬斛之舟。非長風巨浪。不足以成利涉。所以跣跣之士。苟遇興王。擾攘。皆足以建功名。處之清平庸主。適成衝決之患。莊生所謂置杯焉則膠者乎。駭神奪魄。不敢久視。啖青攬數枚。掩扉伏枕而息。成渡洋歌。寄懷琅公石大司馬。

正月十九夜半北風起。舟師大聲疾聲呼不止。聲勢砰磅。不敢看。端坐船艙側。兩耳忽如烈風暴雨。迷大麓。長林葉葉皆披靡。百丈懸崖瀉瀑泉。飛沫奔流激石齒。又如鐵衣介馬。夜歸營。萬弩齊張。飛羽矢。海鯁目電隱無光。蛟龍潛寐。鼉鼉死。此身逐浪任低昂。那知一息幾千里。曉來所見非故物。俯仰旁皇。天與水。陰氣僭越。神物尊。鳥大如箕。不敢指。云是祝融海使回。不然大洋之中。焉有此。此間七州曾陸沈。冤魂至今憑海底。時出水面弄兵仗。白日與人相角抵。洵知深山大澤多怪奇。一種鮫人與山鬼。不見西北太華高。高三萬六千丈。胡為於此成坎壈。無平不陂。理或然。坐令對此增惆悵。洪流不洗世間心。曾中潔白無塵侵。何不人寰洗穢濁。

八荒清淨無齷齪。否則天河洗甲兵。蚩尤泥鹿無交爭。安瀾海若辨和會。驚濤平伏消鯤鯨。平生本事水雲鄉。曾穿吳楚凌齊梁。洞庭水闊河淮長。大江亦得絲繩量。唯是滄溟汨南極。鵬飛不盡天茫茫。需之有孚占利涉。濟川才重作舟楫。屹然砥柱定中流。瀾狂颶怒人無憂。懷公建節南交州。吾意與海同悠悠。

如是兩晝夜。每凌晨。有箭鳥從波中起。繞船一匝。向前飛去。舟人曰。此神鳥乃護和上而道所往之不差者也。廿二日風息氣頓暖。僅可單衣一層。由已抵瓊州安南界。故熱不關風色云。自後每日順風止。二三時餘。俱泛泛洋海中。船雖動而行緩。洶湧之勢少止矣。廿四船主人大書於柱曰。先見山者賞錢一貫。人人眉宇俱開。喜慰可知矣。先是船上有水工阿班者。安南人。年不滿二十。壯健趨捷。每挂帆即上巾頂。料理纜索。往來如履平地。方在目前。仰視已據桅巔。上下跳躑。毫不芥帶。識者謂先見山者必是人矣。時有羣燕飛繞檣上。越三日尚渺無山影。至廿七將午。有大呼桅頂曰。山在是矣。果阿班也。舉船闐然大笑。然未嘗有同見者也。注目凝神。移時而見者百中之一矣。又移時見者十中之一矣。於是舵工謀所向。船主賈客欲收會安港。便貨曾僧衆欲收順化港。使見王相持而質成於余。余曰。諸公皆急思到岸否。曰。急矣。

余呼豎順風相送旗而言曰。今看風信宜何。如宜會安則會安。宜順化則順化。固無所擇也。衆曰善。而操舟者終以會安為偏向。時風正滿帆。便于會安。少頃風漸橫逆。便于順化。水手又卸帆不行。望去山痕猶盈盈百十里之外。詰朝復往審觀山勢。從西來迤邐如鉤曲橫水上。大越國於鉤股上作都邑。人民聚落也。早飯畢。余問曰。今收會安風耶。收順化風耶。皆曰。順化順。會安逆。余笑而曰。若是則當收順化矣。操舟者知不能挽。各目顧方決向順化。乘風一息。遂入山環。為共碧蘿山云。漸而見其峰巒起伏矣。漸而見其平野斷連矣。樹林之喬木。茆屋之參差矣。厥土白膏。坡坂為潮汐漂灑。瑩淨如銀鉤。又成却月岸矣。發巨炮數員。使沿邊者知到有海船也。口子仍非瞻矚所及。惟海面一線微動。俄頃一帆如鉞斧。背夕陽來。比到已入暮矣。俯視其人裸體披髮。以布絛纏掩其前。間有椎髻。便操作者。侏儒黑齒。非奉命而來。不敢上船。人有下其舟者。亦不受。惟王差兩番僧與之語。既而禮辭。以纜綴下其舟。馳以報王。繼來一舟有官。亦披髮跣足。張燈坐守不去。徹夜囂唱。卧不能寐。平明四面舟如蟻赴。番人充斥。扇帽鞋襪之類。不問即攜去。尤愛雨傘。辰時有兩戰艦。王所差國舅相送者。並來作禮。即促登舟。言國舅祇候舟中矣。今數十水軍昇余以下。鳴銅鼓棹。

謳而去。舟內外皆丹漆。瑩可鑑髮。左右各二十五楫。水軍丁壯。艙門雕雲龍文。赭漆。蓋藤文。簟下鋪青緣。細草蓆。燻燕奇南金盆。盛檳榔。薑結涼枕。唾壺具焉。到公堂泊岸。公堂即稅館也。節管一椽而已。果國師暨王舅。請予登陸。陳王迎幣於前。有奇南輪珠金銀之屬。拜言曰。王以國政未能遠述。特備禮命某奉迎。王出宮門數里外。以延道駕。惟老和上量而攝受焉。已而行李檢齊。洋船主作別。四舟聯發。兩岸平曠。綠苗厭厭。含花待放。詢之。殆不糞而歲三穫。亦上錯與。滿望樹林。暮布。節屋竹籬。為鄉落矣。樹多笏竹。波羅椰子。檳榔山石榴。花則丁香木蘭。番茉莉。暖氣浮動。香透籬藂。獨不見桃李梅花耳。土俗民風。煥然一新。作初抵大越國詩六首。

巨洋寒雨滿征帆。到岸初春著夏衫。墟上蠻歌聲嘒嘒。庸中調笑語喃喃。番軍雜

沓沙千里。王使來迎書一函。自古東南傳地缺。落霞仍有萬山銜。

庸土音坡即海口市賣也

相看岫嶽冷丹臺。銅柱分節隔海隈。人物却疑新氣色。衣冠猶似舊時裁。金刀出

戶從輿去。銀燭通宵照客來。入市當墟皆婦女。臨風舞袖賣花回。

瘴氣頻蒸漠漠天。木蘭風度滿溪灣。近村人語煙中竹。隔岸雞鳴雲裏山。畫漿水翻紅袖去。奇南香贈綠衣還。官家幾處傾椰酒。歸路松燈照醉顏。

漢唐開拓貢前朝。幾代雄圖即次消。定遠歌殘關塞月。伏波聲震海天潮。春深野草紛紛合。夜靜靈旗往往飄。曉望長林爭岸出。山川一半是漁樵。

郊外黃煙野日微。林邊白霧轉霏霏。漁郎散髮頻牽網。草屋臨流半掩扉。海岸多風鷹眼疾。沙田無雪麥苗稀。蛇人曲唱高綿調。薄暮橫騎乳象歸。

却月隄邊紫翠浮。打魚澗舍澗舍船名聚沙頭。天清艾嶺雲爭起。花覆盤江水倒流。日

午春光渾似夏。晚涼海氣更如秋。不辭異國輕行役。自愛吟情尚遠遊。

時正月廿八日也。夾岸行人女多於男。衣尚紅綠。將近王府。漫無城郭。周圍種芳竹。為垣。竹內列茆房。房架銅炮。自數百斤至數千斤。工鑄精巧。硃砂翡翠。斑駁光芒。蓋歷年久遠。摩娑之功所致。若作爐瓶一類。顧為鑑家什襲之珍。價不知幾何矣。炮後再圍笏竹。內有矮紅墻。方廣一二里許。王居在中也。過不遠。舟人報潮涸。國師起白曰。須此登岸矣。一時官民男女。聚觀雜沓。與不得進。轉兩三山坡。聞竹林裏鳴鐘。播鼓。國師迎至殿中。坐半晌。禮足者絡繹。通事曰。某官某多不辨識。領之而已。方與國師謀將息。數日乃及王相見。既而內監官跪請曰。王仰慕老和上。非一日。今咫尺不得會。必通夕輾轉為之不寐。况明日卯日。後日即卯月。王不肯於卯月日與老和上

初相見也。卯素所忌用云。使者相望於道。國師強余一往以慰王心。輿蓋從中門直
至殿上。王迎於東階。乍見如宿好。攜入宮中。金相儼然。旛幢魚磬與叢林無別。余曰。
王可謂不失舊物矣。王視而笑。余禮佛。王自掌磬炷香。已而設香案。以師席奉。退居
弟子列拜起。送余中坐。國師左而自處右。突暄慰勞外。立而請曰。弟子心慕老和上
道風。亦既有年。今幸不我遐棄。願垂開示。得正所從。余曰。王之道。其在治國安民乎。
道無不一。而所居之位自殊。苟在有國家者。遺棄一切政令紀綱。而強求清靜。是不
知清靜者也。誠能如是。澹然無欲。泊然無營。虛靈中處。則隨事順理。因物付物。雖日
應萬幾。曾無一事一物之擾。是以國治民安。將見端拱無為。道成無上。清淨又何有
帝王佛祖之過為區別乎。王稍解曰。今日始得聞所未聞。獨惜語音彼此不甚相通。
入理深談。多有未明我意者。惟此一著為可恨。竊觀外國之玉。富於春秋。而賦性聰
敏。氣度寬弘。言貌端莊。足見享國王位之不偶。而孳孳留心內典。非乘宿願再來人
之不能也。進淨饌多。不知名數。半為蔗漿調冷食。至夜分猶依依不容別去。國師曰。
老和上船中勞頓。從此盤桓。正有日耳。歸至禪林。已三鼓矣。王隨以供養。自錢米燕
窩。以至醃醬油鹽麻蠟之屬。蔬果鱗集。畢備。尚有候見者。辭至明晨相會。浴已就寢。

未明而官民男女填塞階下。見必攜銀錢橘榔鮮果。禮拜已。頂戴而獻。俗謂之賀云。洎是彌月不絕。獨所居之室。暗隘不可以容十八。午猶秉燭出戶。便是生客。早春已滿身熱痲矣。作上王啟一通。詩四首。

伏以大王之國。開創不同。順化清化。統四十七州。八鎮三江之勝。築貴國之王。守成更別。建平新平。屬百六十郡。千山萬水之雄圖。狂瀾砥柱中流。滙洋作宅。法苑長城永固。輔梵乘時。恭惟大越德主。銀安殿下。第分南甸。位亞北辰。處居在要。荒滇川粵閩之間。峰如礪而浦如帶。列土當緊。汎汎濤蓮交之界。任愈重而思愈深。紹求修身誠意之源。私淑內聖外王之道。堯典禹謨。湯誥命。允執厥中。唐詩晉字。漢文章。從吾所好。朝堂由是整肅。仍無赫赫之威。民俗漸次更新。況有休休之度。聰明天縱。氣貫微垣。孝弟性成。枝連花萼。漢代無出其右。楚莊莫擅於前。謀有賢豪。如黑稍將。如白衣相。左右無非良弼。閒消煙雪。或歌楊柳。或賦梅花。唱酬正際。芳年秋月。照西河。沙石化成金玉。聚春星射東海。風濤亂湧。寶珠來。龍護彤宮。鳳飛朱邸。豔聲麗色。絕無貴態。凡情錦馬名刀。揮起慈心。道念君師。並作殺活全彰。事蓋一時。韻流千古。老僧脫胎多病。不宜戀在塵中。割愛辭塵。起早逃歸物外。冷

灰心地。麤行頭陀。孤筇遠卓。花田雙鯉。頻頌穗石。豈非宿世同途。曾有約。交肩錯
過。而各行。所以此生異轍。想前因。覩面相逢。而發笑。誰道儒門澹泊。每從尼父增
光。深慙佛法凋殘。終恐瞿曇見責。式微自顧。欲挽無能。鐵笛起疎林。蓋賞音而不
易。瓊樓豎小草。亦信道以維難。喜遇故知。細談底事。不忘靈鷲。護持囑付。王臣合
值。閻浮流布。任分旗鼓。何妨髮垂。瓔珞妙轉。神機弗待。衣挂水雲。方能彈指。伏願
信深學海。智勇名疆。梁宋武徽。宗教兼通。豈無來歷。裴李將相。行解一致。本有家
傳。非獨扶佛。日以綿長。曾為扇皇風。而浩蕩。復祈經綸大展。擴先人不盡之基。仁
惠旋施。普蒼生再造之德。奉敕封於廟廊之上。金闕傳書。示週巡於遠近之間。寶
車引路。愧衲浮杯。河清經過。異島奇川。感王容膝蒲團。安坐水邊林下。里言四首。
有愧贈雲。小啟一通。聊為話月。

離方正位古交州。千里光華一帶收。英主規模垂奕世。雄疆聲教壯金甌。臺高日
出瞻朝漢。海闊煙消入共球。自是太平深德化。相看何事不干秋。

凌波戰艦流飛電。卷日牙旗拂曙雲。虎旅獸銜金鎖甲。滄溟龍戰水犀軍。六宮瞻
禮歸三寶。列國威名仰大君。幾度春風來海外。仁聲吹動四天聞。

昨歲瑤緘到五羊。羣稱重道出殊方。輕杯敢負三生約。大海真成一葦航。香飯抄雲還共白。南金布地總成黃。國王已向人中貴。更向人中禮法王。

大鑑當年庾嶺回。于今吾道又南開。譯華未共鳩摩至。應現聊隨寶誌來。君作越裳歸白雉。我慙獠獠接黃梅。海洋相隔人還合。始信靈山囑未灰。

二月初一早命內監駕船請見。將午進府。王候於西便門相見如前。僧衣道妝不復冠裳。加和悅焉。余陳詩啟并庭實。逐一審視。歎賞久之。出其服御器玩。每舉一物必問佳否。中華有否。有誇炫意。大都多金銀珍寶雕鏤之器。雖非文雅樸素。然陸離絢爛駭奪人目。別有彝王一種富貴風味。飯畢。請曰。老和上前得以歌舞供養否。余曰。十供養中。音樂其一也。王曰。告過始敢。隨命出宮女四五十人。悉粉白黛綠。文衣曳地。戴金冠狀如七佛冠子。或執樂器。半與華同。惟腰鼓長二尺許。中小兩頭平大。用手拍之。聲雄響如銅鼓。又一器如箏。方平中虛。張四絃。有箴抱膝上。按彈之。韻清越。冶容雁行。衆音並奏。歌者遜其聲以媚之。舞袖飛揚。似采蓮情態。歌其曲調也。演罷。出帑錢五十千。與余賞小侯。小侯即梨園之稱。亦雅名歟。語中常以東京為念。言東京原本國疆土。其先世乃安南督塔。分藩於茲。後轉強盛。猶晉之曲沃。風人所由咏。

椒聊自此割踞本國。因是改稱為大越。云問答每為通事錯謬。是以不復多言。問居安否。答以狹閣不爽快。許以初三日。若人起蓋新方丈。遂別歸。成禪林即事詩五首。迷離海霧暗華宮。坐卧人同意不同。異地空天應有月。深林長日自生風。千堆白骨荒煙外。一帶青山暮雨中。世事那能無變態。陰雲忽放夕陽紅。細雨涼風望遠天。青蒼浮處起炊煙。業山樵徑明猶滅。土草人家斷復連。清磬一聲來竹戶。流泉幾道下坡田。尋詩正欲乘幽興。不奈王臣奉供錢。椰樹波羅繞徑深。天涯鐘鼓碧沉沉。金繩路出東洋月。錫杖雲開大越陰。目盡乾坤惟半榻。境忘湖海即高林。漁村酒肆皆禪席。自有空明一片心。禪林卓立板橋頭。橫出山岡細路幽。象踏似分芳草去。鳥銜花落石泉流。薜蘿影裏容僧卧。梵唄聲中散客愁。休問滄桑今古事。一瓢明月且優游。丈室三間覆白茆。高丘半畝入青郊。門前沙浦無蔬甲。戶外園牆盡竹梢。善病任他塵事擾。避喧猶恐志人嘲。歸期風信占河洛。卜得重離第六爻。

竊謂遲一兩月。將得安居矣。至次日三鼓。聞外面諠譟聲。乃內監官一人。工部官二人。領軍工盈千。來蓋房屋。平明竹者。木者。夾茆者。削藤者。鋏者。鋪者。乘屋而呼。穴坎

而下者。連昏達曙。三日夜而成。方丈五間。三十二楹。同時告竣。因詢知國中百工。皆軍人。每歲三四月時。軍人下鄉。括民年十六以上。體質強壯者。充軍械。以竹枷如梯。子稍狹。願從軍令。專學一藝。藝成分撥。戰船中操演。有事即戎。無事役於官府。未六十。不得還鄉。與父母妻子相見。所親戚為衣物。就視而已。故餘民皆尪羸殘疾。少壯健者。父母恐挈軍。垂髻即送為僧。庶可以免。所以縑流甚多。而佛法由斯混濫。不獨禪宗絕無聞問。即律論二事。亦束之高閣。致使圓頂方袍。穢行甚於閭閻俗子。及稱知識為人師者。亦至無救無歸。深負王臣舉國敬信之心。既在見聞。不容隱默。特為開導直說。榜諸山門云。

三教聖人開化世間。表裏精粗。自有章程法度。非可已不已。僮侗假借而為人師者。所謂道有淵源。學有師法也。儒道二教。各有師承。且置弗論。吾大雄文佛教化娑婆。總以慈悲利物。智慧接人。開權顯實。教分三學。以便後進之趨向耳。不見藥山祖云。律有律師。論有論師。到我這裏。更說甚麼。如宗師不明禪旨。律師不知戒相。論師不解經義。舉止無端。言行不次。恣意杜撰。殃及後學。欺誑龍天。虛消信施。為法門第一種魔孽。維摩經云。供養汝者。不名福田。受供養者。墮三惡道。況去聖

時。迷魔強法弱之際。每稱大僧者。類皆外託佛祖門庭。內行魍魎活計。虎皮羊質。狐兔成羣。賴佛逃生。到處鼓弄初機。十差九錯。嗟乎。一盲引衆。相牽入墜。目覩傷心。故老僧於中華國內開法三十年來。持一條拄杖。橫敲直打。頭頭剝絕。處處追窮。專與稱知識作大師。欺世盜名者。為究竟。素不肯互相瞞頂。以老實修行四字。取齊公婆媽之稱。頌相依俗人起見。自小道教閉塞法門。務要開大為規。揀魔辨異。扶正驅邪。以報佛恩。今蒙本國國王見召遠來。受王恭敬禮拜。義同骨肉。閩國大臣軍民四衆人等。各各信向三寶。紹隆佛法。誠樂善之邦。甚為難得者也。何忍身披如來法服。蕩滅佛祖儀制。與佛為冤。與法為讐。與僧為害。老僧既見而不言。縱魔為佛。罪莫大也。且負王臣四衆信向美意。是以畧舉三端。明破其弊。無致緇衣混亂國中。清信男女。受其塗毒。邪正莫辨而已。

佛設戒律。即孔聖之戒。慎恐懼。克己復禮。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明乎誠意正心修身之本。在於戒懼也。故我丈佛度世。恐人習氣深重。貪瞋癡愛。沉溺無歸。示以沙彌比丘菩薩戒法。在家菩薩有五戒。八關戒。發明條律。統細行三千。威儀八百。要人端正身心。收攝妄想。依此修行。直至菩提。特設三壇。

大戒上列三師七證嚴結壇儀對八部龍天雲集四衆令求戒者自將生平所作所為有過無過發露懺悔尤必三壇羯磨四次審難清淨法器方許攝受至有過重而不許進戒者近有一等魔師與人授戒竟使身不登壇不經三師羯磨七證證明宿業不經發露懺悔戒律不經授請訓論搭衣展具持鉢威儀不經教授演習。不管是僧是俗但要香資寄到便可買取戒牒衣具藉手傳來使無知求戒者居然自謂得受三壇大戒究竟傳戒者不識受戒何人受戒者不識傳戒何師如此害法害人佛制竟成虛設戒律漸至淪彘此所以不能不言者一也

佛初現盧舍那身演華嚴廣教談偏斥小歎大褒圓傾腹而說奈天龍海衆聞者如聾。是知衆生迷惑難與接引。故曰我其不說法疾趨於涅槃。既而三七思惟終以權巧方便入鹿野苑開阿含會。從生老病死法作種種傳類種種音聲。隨其根器而導之。使各得饒益。蓋佛為覺義。覺者非止自覺而覺世也。不見儒教亦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將以此道覺此民。是知世出世間佛祖聖賢其利人接物之心一也。除無知庸流置而弗論。苟擔荷法門而為人師者。接待四衆無論若精若粗若表若裏若大若細若理若事。凡肯虛心來問者。便當為之指陳開導。

去其蒙蔽。令知趨向。即不知來問者。若在見聞。亦當宛轉調達。微言苦口。訓之諄諄。斷不辭倦中止。務要令其知覺。轉其邪見。歸於中正而後已。所以教由積漸。學由習熟。久久自然。暗與道合也。近見一等詭秘欺人之師。禪教戒律。茫然不識。昏天黑地。偃然自大。下視愚蒙。詐為放言。欺瞞後學。一則曰難與分說。不則曰縱說。彼亦不知。障人自障。一切經論教典。不知何物。自負為明。將如來禪置之度外。總不提。起即平常行履。亦槩置諸不理。不論之列。止圖名聞利養。安閒自便。旁若無人。高心空腹而已矣。要知人唯上根上智。始能入五濁塵勞。不假維持。而自不至汙染。中等根器。全賴師長煅煉陶鎔。昔佛於涅槃會上。百萬億眾。一時悉得契悟。非古今人不相及。由平日調度薰陶者。訓習而有方也。今觀本國之人。信根堅固。梵字相連。僧眾林立。豈乏根性靈利。衲子何獨於宗律論三學。無一人開示悟人。卒悠悠汨沒於情癡匪僻中。縱使習俗迷惑。亦必有一念回光之時。奈為前輩師長者。非獨不為激發。向上事。且家規不整。訓誨無端。糊塗泛亂。極好究其已往。逆料其將來。一槩擯斥。現在不與維新。大抵人情向上者。逆而難就。下者順而易。苟不為之觀機逗教。應病發藥。委曲提持。反令復順其匪僻積習。正所謂為淵毆魚。為

叢毆爵。責將誰歸耶。是以從上古雖專為起倒。不常者。添設清規條約。以繩其後。左右激勵。不至流蕩忘反。使學者外藉師誨。內運肯心。而率由於法化中矣。不奈禪林下衰。淳風不聚。竟有草鞋未穿一雙。山門未跨兩重。一旦出為人師。恐人覷破。裝成低眉合眼。矯強詐偽。說清高。做解脫。嫉妒慳貪。外是內非。要人稱其老實。修行以為得計耳。使不知者終於不知。吾恐汝之自負為知者。甘心在黑山鬼窟裏作活計。欺誑世俗。撥無因果。如此忝列沙門。無慙無愧。假借佛祖名目。往來商販法中。大患皆由是也。無怪其坐視後昆。淪陷不救。先自救不了。抑至助魔害法。到處狼籍。深為痛憾。此輩在佛謂之斷滅慧命。立朝謂之竊祿苟容。居鄉謂之鄉愿賊道。非佛慈悲。非法建立。非僧心行。輒敢受人天瞻體。四眾歸依。居然法主。冒為人師。豈不懼泥犁之報耶。余雖老朽不才。無補法門。深知末法縉流。戒不持。教不明。病在於斯。不得不言者一也。

佛在靈山。拈花示眾。海眾茫然。惟迦葉頭陀破顏微笑。佛云。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與汝。永護流通。無使間斷。自此立宗。名曰教外別傳。要人直下薦取。明心見性。遞相授受。西天四七。東土二三。至曹溪大鑑祖止。衣鉢以心法雙傳。始分青原

南嶽遂成二派五枝一為仰二臨濟三曹洞四雲門五法眼五宗分化弘揚震旦。殆至於今。從來道成法立法藉人興。故祖祖師師設立叢林。懸鐘挂板。集眾安禪。正使內絕邪念。外杜非為。單提本參。如喪考妣。時刻提持。多方煅煉。歲月研窮。以悟為期。直造至萬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事來事應。理來理應。千頭萬緒。四面八方。來四面八方。應無位真人。不曾動着些子。所謂何其自性本來清淨。須親到此。始可入塵垂手。與人解黏去縛。願與一切有情。齊成正覺。觀萬物與我一體。必勞來匡直。提撕警覺。而不忍忘世。克己為人者。非深具婆心。秉佛祖願力。不能矣。夫佛為先覺之眾生。眾生乃未覺之佛。所謂凡夫具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凡夫法。聖人不曉。聖人若曉。聖人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凡夫即是聖人。要知佛與眾生互為接引。始可彼此度脫。爾可度。我亦可度。浩浩塵中。懷妻抱子之人。無不可度。亦無不可以度人。况圓頂方袍之佛子。豈不可度人乎。惜不能自空眾生界。為佛界。自空眾生名為佛名。由此生死關未曾打破耳。常人被五濁漂流。七情汨沒。四維恣縱。八風吹墮。生死關也。學道者守住這邊。不透那邊。透過那邊。不來這裏。生死關也。等而論之。所言不可行。所行不可言。背覺合塵。妄想顛倒。一念不了。即是

一重輪迴於三界二十五有中無有休歇。縱使披緇宿習所蔽。知見氣度。仍如俗漢。自不能度。焉能度人也哉。總之不識修行未開正眼。痛癢護短。一切瞞預。自累人矣。此輩處平地。尤未穩當。况恃在萬仞峰之絕頂。皆由不到高山。安知平地。見同螻蟻而誇遠。經一培塿。以為越過太行。若臨華山。宕雲摩漢。直矗天外之蓮花峰頂。必去不得。有不望塵而退耶。昔韓昌黎素自居高。賈勇一登華山。雲梯之上。回視之。則魂飛目眩。發狂痛哭。投書與家人訣別。邑令百計下之。夫昌黎排佛斥老。樹文章之藩籬。作一代文人師表。其平生位置自己。未嘗不在華山之上也。及乎親陟華山。而反魂飛目眩。平生之位置安在。益一往用意識卜度。實未親履其境。縱非欺世。已成話餅耳。既為佛祖兒孫。當堅自己願行。開人天覺路。指迷破暗。反妄歸真。豈細事者哉。應念佛苑春殘。祖庭秋晚。法門寥落之時。曷可互相以訛傳訛。使遍國僧人。不知出世學道為何事。大家混在醉夢鄉中。老僧焉堪容忍。默默自藏。不避口業。直言相告。

大越風土氣候。大約陰長陽消。百物發生於秋冬。作事用夜。女慧於男。亦其驗也。歲春夏常苦旱。長夏停午。烈日如焚。赤地千里。草木為焦。國師以余隨杖。食指繁。無蔬。

某為憂國中左右丞相四大屯營及國元老東朝侯學士豪德侯王兄醴泉侯韶陽侯諸大老數與接見聞余在中華有出賣風雷祈雨之舉欲啓王請祈一壇適有將開導直說抄奉王覽者王亦傷其國中佛法混濫無正知見且立國規模政教紀綱所當張弛欲一一虛懷咨訪遂於十五凌晨延進府中談至夜半娓娓不倦隨論及祈雨事余默然良久答曰不消祈禱老僧遠來感王信心聊以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八字相報王因測因隨口占一聯面呈云佛心慈願先保國泰民安方有法輪轉處王諱福週坐享風調雨順合當吾道行時歸而書貼禪林連日風雨亦不自解其言之中也且為擔板漢教王撥置政務一味念佛修行求生西方者故起句及之言僧不守戒律將行牌各府拘僧徒到老和上處求受三壇具戒給與戒牒方免其身役稅錢老和上宜出報單通知四月初一至初八為三壇圓滿可也吾統眷屬文武諸臣凡信心者俱求攝受為菩薩戒弟子乞賜法名道號焉適老和上言教通事雖述不能委悉願一一書以示我遂告歸條上大越事宜以進

老僧薄德無能叨王格外之知數千里專使虔請感此誠心渡洋來見雖涉波濤如履平地非為好勞愛王實深也到國以來將二十日三次造朝見王真誠問道

如禮隆重。即後宮戚屬。文武羣僚。一體歸依。非積代樂善之邦。豈易有此。然老僧方外也。東佛慧命。繼往開來。闡揚道法。王國主也。統一疆宇。委任賢良。鎮撫軍民。事雖不同。而道則一也。若出世之道。不可以為治世之用。是道有二也。天下無二道。佛聖同一心。夫道一而已矣。孟子之言。豈欺人哉。今王國中。邊防嚴密。將相明威。軍戎強盛。戰艦鮮明。不但今時不能多見。即使古來立國規模遠大。亦不過如此。或者關隘守禦。必得良法。名位聲援。必期正大。選養軍士。並濟恩威。以及王朝壯觀。軍器利用。一切護國保民至計。其中不無尚可擬議者。在王君臣識見高明。深謀遠慮。自有良策。但竊念古云。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既受王請而來。或知而不言。是負王也。抑知而不言。是自負也。敢摘數端。開陳大意。以效蕩蕩之獻。獨恨語言。音不相通曉。即通事人亦未必明理。一經翻譯。十不能三四。致老僧胸中無限欲言之事。不得宛轉。調達於王前。未免靦面千里。兩相辜負。無已。形之紙筆。疏陳于後。惟王採擇焉。

一修貢中朝。以正名號。我朝康熙皇王。統九州十五省。延袤數萬里。甲兵之強。千百萬。而王國境土。與廣東密邇。誠能遣使通好。督撫將軍。然後拜表修貢。疏請封

王正其位。號以廣東聲勢相為犄角。使旁國小寇自然畏服。不敢窺伺。誠名正言順。坐享太平。萬全之美舉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也。其中通款五行。當詳陳之。

一設奇戍。可以固邊陲。本國與東京諸國地相連接。止隔一水。沿邊界口。設兵戍守之處。必多。兵少則恐其衝突。兵多則力難數分。兩者甚費善策。老僧據觀山川關要處。儘堪減兵設奇。而有固守之法。王用而後聞。

一愛惜軍士。以作忠勇。古時用武。兵民不分。國家無事。安居井畝。得盡力耕耘。至有征伐。則掌之司馬。布列行伍。每歲農功既畢。時其訓練。講明尊君親上之義。教之武藝擊刺之法。令無事仍享室家之樂。有事知愛主之忠。以之禦敵。自然勇氣百倍。民樂從軍。敵王所愾矣。今聞國中。之民編入軍籍。則終年役於官府。永不還鄉。與父母妻子相見。身雖畏法。不敢背違。竊揣其心得無怨恨。盡無令軍士各輪流操演。每歲或半年或一季。在官服役訓練。更替還鄉耕作。與家室完聚。倣古軍屯之制。至於有事。興師動眾。然後悉起從戎。民豈無心不戴我王哉。如此則人思感奮。為王前驅。安有兵不益強。民不益富耶。其中節目。另為條約。

一設學宮以育人才。孔聖為萬世師表。四書五經。備載修身治世心解力行。方能處事合理。今王當立國學府。學崇祀孔聖。藏貯儒書。請理學名儒為師。講明聖道。自王世子大臣子弟。民間俊秀。入學聽習。考課程別殿。最薰陶日久。自知綱常倫物。正大治道。漸化為文明之邦矣。

比者老僧到國不久。形勝未及週知。利弊未能遍識。事不盡言。言不盡意。無過就見聞所及者。約畧萬一。餘俟詳悉再陳。以副王心。蓋欲國中綱紀整肅。禮法悉備。內足以保境息民。外足以威敵制勝。四境仰服。就齊家治國。正好留心修身。正因治世出世。道兼兩足。可謂不二云。

王於廿六日。延余進新方丈。國母設齋。王兄公主拈香。請據室法語別錄。有他船從廣東來者。詢知後船為客貨未齊。當遲數日放洋。然竟杳無音耗。踰期不至。深以為慮。隨杖僧眾不服水土。患病幾半。余以泄瀉胃熱口破。苦飲啖。且有嫉妒國師。流言興謗。謂素性糊塗。法門事理不經常。住錢穀王家。送供老和上者。多為渠僧行侵漁。隨杖知事告絕糧。人情未諳。言語不通。國師漠漠。大眾茫然。時方獨坐茆堂。看浮雲之變幻。聽鳥語之侏離。喟然曰。孔聖陳蔡往事。信之與。吾德不逮古人。而同其遇矣。

走筆成詩二首。

終日坐茆堂。霏霏細雨涼。刺盤非我意。苦瓠為人傷。遠雁乖來信。厨煙斷晚糧。栖栖如杜宇。舌破未還鄉。

海外春雲薄。飛空繞檻明。入林原有約。於我竟無情。幻景時多變。虛窓夢亦清。門前誰荷蕢。孤磬試傳聲。

禪林內無料理。致一時稻粱失濟。余為王所奉重。大小臣工。后宮貴戚。莫不齎銀幣請謁。非親送者。風俗以為不恭。必却不受。初到未諳。兼人事倥傯。一切餽遺。登貯未及。檢視至是。始別出非親到送者。悉修書遣侍。璧還稱謝。一日。有大學士記錄豪德侯命其子持七律詩一首。并所璧銀幣來見。雖未可以言風雅。然頗知聲韻理解。為此邦威鳳靈著者。子亦彬彬秀逸。夜來與國師閒論。此中方人名士。有文米風流。可邀為白社倡酬者。吾國師首舉其人。因出其詩閱之云。

閒說禪林遡派流。俄承澤及細流通。杏壇希映摩訶月。梅牖薰來般若風。將色即空空。即色抑蒙求。我我求蒙同心異國相思香。喜向虎溪三笑中。

詩寫性情。句體工拙。可以弗論。但摩訶月對般若風。不無斟酌。遂次來韻。并報書論。

其詩中數語

某到貴國。槩不往謁。非故倨也。道人不做。以世套待諸公。若泥首階前。媚於高明。則令旁觀笑倒矣。所以韜光答白居易詩云。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正見方外人。不因先趨為貴耳。衲雖道德荒涼。豈不以居易待君子乎。公郎枉顧。復頒隆貺。特賜佳章。捧讀一遍。信口流出字句。絕無詩人煙霞丘壑。而煙霞丘壑之意。存於言外。杜工部所謂。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大雅見惠。不啻十斛明珠。喜出望外。厚儀斷不敢濫叨也。一面讀詩。一面復札。正思無詩酬謝。及細吟哦佳句中。用摩訶月對般若風。似良璧帶疵。惜未全美。冒忝道義。知愛直敢以摩訶易菩提二字。蓋般若風。乃子瞻作贈佛印菩提月。係居易作贈烏窠老僧。不堪齊驅窠印明公。足與白蘇並駕矣。鄙意如斯。未識有當萬一否。奉和原韻。錄呈教我。幸甚。

學海才華兩自洪。應知儒佛教元通。聞聲久識趨庭日。題咏先將采國風。寶鏡我提。因有象泉源。君發正初蒙。報言但恐摩訶月。誤照維摩不二中。

客有惠州來者。述紫詮王使君。刻下擢巡川南。奈余客躋海外。缺為面送。白社知己。

遠隔天涯賦詩以寄意云。

憶昔循州蒞任來。草堂古梅花正開。繪空軒中脫衣帽。澱心亭上坐蒼苔。風流太守生寶坻。自幼學劍並學史。立心為政不要錢。辭賦翩翩衆莫比。素性愛與方外交。目無富貴何英豪。多才雅士滿江海。笑談往往空人曹。公餘閒釣豐湖月。秋風煙雨湖岸黑。張燈就樹復登樓。倚樓憑眺吟憶雪。子瞻後身還勝前。使民無訟衆稱賢。羅浮新亭觀子日。招余結社共談禪。濯足臨流選盛地。合江夜靜江聲細。劃然長嘯莫能知。相對無言深有意。苦勸老僧為酒民。解袍易酒不辭貧。五羊屢過必枉顧。十年一日情最真。不期潦倒作洋客。回首飛雲一片白。通聞天詔巡蜀中。路出瀟湘過大別。君不見峨嵋山。丹崖翠嶽不可攀。又不見清涼臺。羅徑煙霞撥不開。應憐名勝久寂寞。停車揮翰題劍閣。紆迴窈窕凌霄梯。丈夫陟歷始為奇。懸巖曲竇參差出。飛泉亂灑碎琉璃。陰罔陽阜多瑤草。前進峰巒愈覺好。峰迴不斷石粼粼。從茲行盡難行道。君緣蜀道千仞峰。我乘靈槎萬里通。安南遙隔炎州外。伏波故道滄溟衝。人生聚散千萬里。去住不由豈得已。君之登山山是山。我之涉水水是水。一為法道浮杯中。一因節使繼丈翁。山水錯落雖異勢。雄奇譎怪將毋

同懷君斫月之玉斧。羨君殪兕之金弩。重君治化之條陳。展君惠我之詞譜。海上
讀之春色殘。反令淒涼不忍看。東風亂捲楊花落。花下春愁日未闌。旌發珠江黃
鶴去。白白瞿塘流澗瀨。啼猿深樹亂山間。夕霧朝煙不知處。七盤九坂折羊腸。公
爾王遵前叱御。天涯有夢亦徒然。不得臨岐握手語。縱教瓶鉢轉艤艫。鐵鹿長橋
駕海風。海風風信即迅速。歸時人已分西東。未期後會更何日。聊寫驪歌舒寸衷。

海外紀事卷一終

海外紀事卷二

清 嶺南長壽石頭陀大汕厂翁謨

三月初旬。王改作宮內。招提出居水殿。無延客之所。相見時。祇十方戒僧。投單已。有六百餘人。自寮舍起居。至日用器物。一無所有。知事商之國師。止得容易二字。戒。子期以十五日。進壇請律演禮後。船仍不見到。職事僧及一切莊嚴。備供未齊。縱無。意外之虞。結期迫近。不免盼望。徘徊波羅椰葉之下。作客中遣興詩二十七首。

三月花垂盡。七洲人未過。虹消分野雨。日湧巨洋波。夏至相將近。春風正不多。吹。來林外笛。可奈爾愁何。

邊地歸南極。朱垠騰一響。沙明却月岸。雲起碧蘿山。澗舍為漁戶。公堂但草菅。不。須來問禁。獨許放僧頑。

稻苗正月半。夾岸已含花。南畝年三穫。冬衣暖一紗。波羅供客饌。芳竹作人家。何。處來調笑。嫣然春日斜。

落日半窻明。空庭散髮行。鄉思逢暮切。詩意惜春清。鳥啄丁香碎。蟲書椰葉輕。坐。深忘異國。非復客中情。

海浪連天拍。山根匝地窄。風雷空徹夜。林木轉增高。犀角文生月。仙禽雪上毫。水雲元不定。隨處得吾曹。

一水隔西東。村莊半釣翁。路痕沙草改。井脈海潮通。人出山邊雨。門開竹下風。三餐民不足。男婦趁庸中。

威重排銅炮。奸虞密竹園。折巾知武弁。武官戴髯高巾折其半於後長褐辨文衣。衣文長武短山海

昏官府。招提即禁闌。國王修梵行。不惜為民祈。

番官親近語。彼此意難明。豈不共還往。其如半草荆。愛吾非有假。斂慮已無生。轉覺林間籟。紅飛綠放聲。

人世何曾異。於人自見嫌。入喧原不礙。守拙敢云厭。玉麈供談笑。霜華入鬢髻。夜

來香名花滿架。風細度疎簾。

春歸猶作客。短杖伴孤行。世外依塵俗。心空玩物情。魚鳴風漸起。象嘯月初生。相對難通款。人都無姓名。

荒荒明海日。到處即為家。白盡數莖髮。紅殘幾樹花。無營隨逐鹿。有夢且乘槎。織女徒勞贈。支機石浪誇。

近榻凌高節。蕭疎影若秋。蠻雲偏窈窕。巧鳥更啁啾。竹密何妨水。溪陰欲枕流。虛堂宵不掩。月上正當頭。

遺民皆老弱。少壯盡從軍。八口憑中婦。微軀屬大君。木蘭空委露。茆屋破藏雲。苦矣閭閻事。何因達上聞。

人居水屋。四面占潮頭。小草當春日。遙山似晚秋。此中如有得。方外總無求。偶向沙邊望。煙青出蓼洲。

蠅頭書尺牘。劈劃寫虛空。小大平舒卷。薰猶任異同。幾稱王蟻穴。誰闕富龍宮。錢重開元字。通用古錢中華當廢銅。

停午風猶熱。朝昏海氣涼。濤聲當夜靜。雷殷在山陽。屋角喧魚市。庭陰列象房。寺後皆象宵分仍過客。通事歎茆堂。

一鉢浮游遍。他鄉每自知。袖無投謁柬。囊有寄懷詩。花影風生帳。蛙聲雨到池。老僧健行脚。最喜太平時。

高情非敢忘。稱物貴知心。過眼草初綠。閉門山自深。鮑魚曾有肆。鐘耳久無琴。故謝成連子。煙波何處尋。

商賈皆紅粉。官民總綠衣。檳榔開錦悅。閣啗坐斜暉。青絲披髮軟。素足踏花稀。未
解周南意。難同江漢歸。

萬水來南國。千山供北辰。飄飄能作客。經濟豈無人。鳥過風生翅。龍騰雨帶鱗。看
來中外象。天地息烽塵。

盧祖歸庾嶺。宗風日向南。芝蘭吾豈敢。蕭艾爾何堪。盡變終成五。重離肯疊三。學
深無擊叩。海燕自呢喃。

玉顏仍黑齒。笑倚竹門開。席地頻留客。紅盤低作臺。蔗漿調淨饌。椰粉滑流杯。歸
路防鐘響。雙雌象伏來。捉生象用兩馴北象夾之而行先路鳴鐘辟人

謾謂海無底。交州地獨偏。隄邊開相府。門下纜軍船。日久竹生米。春寒樹產綿。民
風反淳厚。所賴國王賢。

尚口窮多致。言行遠在文。素襟終浩浩。花葉正紛紛。奇字無人問。名香祇自熏。菴
摩羅果美。飽食過宵分。

坏土濤聲裏。為都面面通。帆飛知海澗。雲斷見山窮。過雨鷺鳴處。殘花鳥語中。形
骸原自適。何必問春風。

新美桑陌女。晴日曳羅裾。結草萁為笠。編繩網作輿。方春寒砌菊。轉棹折芙蓉。天

氣邊南暖。粵榮獻歲初。正月蓮菊徧開

野衲雲遊慣。禪餘亦好吟。才疎甘白首。身健值黃金。世路憑他險。侯門任爾深。虛

名真不高。何必入山林。

初十晚。王差內監來稱賀云。適才地方報老和上後船已抵興碧蘿山下。王命澗舍

船先接老和上人物。不日即到矣。十三夜八至順化港。次早僧眾到。面目黎黑。泥垢

滿爪。言從二月二十日放洋。僅得一晝夜。順風播蕩於七州洋波中者半月。見諸怪

異。每有大箭鵝飛繞檣上。尾羽若帶矢狀。又浪上豎小令旗。或紅或黑。乍浮乍沉。一

枝過去。一枝復來。續有十數枝。相顧駭異。莫敢言說。者謂鬼船。見則不利云。風濤奮

發。雲霾滾滾。有烏龍蜿蜒出船左。燒硫黃雞毳。亂以穢物。揮灑得不近傍。一夕陰雲

晦昧。星月無光。忽有大山從後起。光燭帆上。如野燒返照。漸與船並。水工羣以木扣

舷。不絕響。約雨更次後。審知舵挂其體。船稍橫開。始隱不見。蓋海鯁目電云。然不知

魚之大為何如矣。飄蓬既久。奇怪疊見。睇望大越。杳無踪影。南風大作。人人面如土

色。西堂虔禱得順風。又為夥長不諳取道。再遲兩日。水米俱絕。將索某等於蜃樓海

市間矣。言之悲喜。命且休沐而還。是時求戒僧已盈千。而戒期內所應用者。國師殊無擔荷。適公主到。以其事告之。主曰。老和上即繪圖開單。某持以告王。可立辦耳。次日。王請余領後船僧赴齋。一一詳問。立時批令各營官分任寮舍。限三日落成。桌椅器物限十日完繳。於是左則雲廚禪堂雲水堂。右則侍寮齋堂。讀律堂菴主寮。中為戒壇。連宵達旦。不三四日而工竣。其餘器用。逐日蟻負於路。雲水戒子二千餘眾。各供其職。國師設小食。請懸板整飭規約。并題山門聯曰。安南國土不二門。莫錯過去。順化禪林第一步。向這裏來。齋堂聯曰。砂鍋裏活煮佛吞。有這般手脚。始受得國王供養。盃盂中生擒祖嚼。無那樣肚皮。怎能消閻老飯錢。戒壇聯曰。釋氏持律。儒者履中。總要修身誠意。自然敬直乎內。義方乎外。君子救幾。禪人習定。同歸見性明心。端由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至廿四日。戒子進堂。威儀馴習。莊嚴刹土。閩國來觀。莫不歡喜。歎未曾有。大學士修啟。疊前韻一首。專使齋至。來啟云。

本國學士記錄事。蒙德侯某。謹稽首拜書于上國長壽石翁老和上大圓覺座下。

曰。揚宗風于鹿苑。導覺路於鶴林。集眾風馳。隨芳草靡。恭惟大圓覺意。含五忍心。注八流。丰儀凝秋月。國圓法中威鳳。氣質霽春風。和煦世上祥麟。寶筏弘開。珠林

重麗方便。父智度母。好看金鉢東來。慈悲子法喜妻。快覩木杯南渡。智水從來滾滾。慧燈到處明明。某生忝偏方學。慙僻說興詩立禮。何曾超鯉之庭。摘句尋章。遽已移鴻之志。步步思由正路。兢兢恐惑他岐。禹之功旦之才。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孟之嚴孔之恕。古何人哉。今何人哉。雖觀海難測涯涘。然十室必有忠信。曩受施來厚貺。本懷共處之芝蘭。聊將引見薄儀。豈議相交之桃李。尚擬鹿鳴有日。豈期雁幣無緣。難免自慙。但推兼愛。幸得訂訛之字。再承續雅之詩。彰慧日於文江。便識竿頭之有路。煥祥雲於學海。敢銘五內以承恩。曷勝希慕之懷。不覺舞蹈之至。竊聞古詩之作。可以興。可以觀。多取草木鳥獸之名。不過咏性情思無邪而已。所貴者忠厚之意。所賤者浮薄之文。不可以文害辭。以辭害意也。况菩提摩訶般若。本來無一物也。如摩訶無物。是無月也。菩提無樹。豈有月乎。般若無帆。豈有風乎。詩人所作。不過以清涼比風。圓明比月。以形容性之一字。色色空空而已。豈有真月真風。而論菩提摩訶般若為當否哉。古人云。摩訶本真如之體。大無外。小無內。天不能覆。地不能與。光明普照。無處不周。又云。摩尼之現。五色淨月之起。毛輪。此直指全提之說。非駕一偏空說也。摩訶之月。特以是耳。茲承教政。不得不辨。未知

是否。幸勿見怪。賣水於灘也。素聞大圓覺高風度世。善道濟人。敢陳談談之辭。庶允休休之量。嗣容踵叩。飲聆玄提。未為晚也。餘情縷縷。不宣。

儒釋源流。兩箇洪。非相關處亦相通。慈航釋載圓明月。經楫儒持正推風。懸鏡梵門高衆見。回瀾泗派洗塵蒙。遠來將以利吾國。信有因緣大化中。

啟中詞意宛轉。抑揚頗韻。惟摩訶真如之論。牽合未當。不能無一詞相告也。遂和疊韻復啟曰。

某合十。復啟大學士。動侯閣下。伏以惠風和暢。沛霖雨於蒼生。慧日澄鮮。樹屏藩於繡甸。軍民同慶。遐邁具瞻。恭惟大學士翁。記錄座右。現世神龍。行空天馬。才兼文武。羅象緯於曾中。爵列圭璋。統旬宣於閩外。握春王之管。弭筆丹庭。懷霽月之心。簪纓紫府。重以學儒識佛。從格物致知。直探性命大源。兼之講易見天。自畫文觀象。上遊陰陽無極。有如張無盡作相臣。會頌德山。托鉢還似李遵勗。為都尉。能知谷隱家風。殆欲銳志上乘。豈肯甘心外道。朱之博程之深。未見其人。曾聞其語。參之唯回之愚。徒懷于昔。竊歎于今。老僧愧未讀書。敢云識字。行來五岳。謾攜笠裏乾坤。渡去一杯。偶拄杖頭風雨。本擬法調狂象。原思鉢制獐龍。網布漫天。奈焦

冥蟲未堪入眼。羊垂曲月。雖赤尾鯉難許吞鉤。緣世出世間。貢高日甚。久無吐握之風。有人有我去。聖時遙莫問。滿盈之器。造廔絕跡。倒屣無聞。乃奪書聘於賢王。更拜嘉賦於國士。大人曾未利見。先逢令子阿戎。空谷尚杳足音。早奉佳辭。幼婦自顧。邯鄲學步。謬同引玉。拋磚相見。大巫妄擬點金。作鐵無非。欲就教君子。豈不應請正方人。竟承高論。懸河幾令瞿曇杜口。竊惟六經載籍。古聖已發性道之淵。涵諸子遺書。往哲悉闡微言之秘。與傳之於後。作之於前。方當佩服不違。焉敢研窮稍懈。故師心創作。聖人尚且不居。準古憲章。賢者庶幾可勉。况幸生明備。應使一事一物。考其來由。既奉典型。必教一文一辭。求其出處。觀六臣之解。文選始知字字定有從來。讀道元之注水經。愈曉段段皆歸典確。是以學譏杜謨。書戒無稽。良有以也。如言詩三百篇之後。必及四唐。唐詩必稱李杜。試即二人詩中用風月字。摘一二句言之。如李太白古風云。蟾蜍薄太清。蝕此瑤池月。則本沈約詩。白雲自帝鄉。含吐瑤池月。又長安一片月。則本徐陵片月窺花簾。又我來圮橋上。懷古欽英風。則本北山移文。張英風於海甸。杜甫前出塞詩云。已去漢月遠。則本張見正詩。霜樓明漢月。又中天懸明月。則本相如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又山深苦多風。

則本魏文帝谿谷多風。從來漢魏後人。用字用句。未有無本而創作生澀者。如此不能悉舉。畧見一斑。至於菩提無月之月。般若非風之風。非耳目所見之真風月。惟可默契。不可以言說也。若以清涼圓明。比擬空活閥畧。而稱性是未透性。關教家義理。不過學究見解。豈可便為直指全提。以此為是。不知早已曲缺了也。此老僧不能無說者。况將天不覆地。不與一句。搥頭語。強作主宰。便欲瞞預掃蕩。不顧殃及他人。蓋未明正偏回互。玄要縱奪之旨。儻侗禪流。十箇五雙。深乖妙密。全提願明公。毋為此論也。吾家宗旨。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坐斷兩頭。中間不立。故合處有分。分中有合。分合自然。又非強合強分為極。則如水銀落地。大者大圓。小者小圓。分者合者。走者住者。同則同而異。異則異而同。一一相別。而各各相到。如是方可稱大無外。小無內。此亦權下明言。畧為標指。倘置指端之明月。依先總不是也。據摩訶般若菩提三者。各有名分。若槩以本來無一物為定論。則落偏空無記之斷見矣。本來無物之說。吾大鑑祖因秀公。妄以身心為菩提樹明鏡臺。故直示無樹非臺。破其執。有執有既。非執無。豈是不審之乎。且般若風。菩提月。乃香山眉山作詩贈窠印二公之所來也。考之摩訶月。於事理法喻。內外典籍。皆無出處。焉敢

自欺而不直陳。以至開罪執事乎。梵語摩訶。此云廣大二字。西域贊揚廣大之義。真如即發生萬有之性體。故古人云摩訶般若。是贊揚智慧之廣大。非以摩訶為真如之體。苟是則頭上安頭。性體豈有兩箇。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吾終不敢曲從。摩訶月為諦當也。使論詩止取命意。不考核其辭。徒思取其大。而不周於小。幾曾見太虛中空。空色色。有一不布置精詳者哉。然此舉其可知者言之。未暇深談也。來教詩也。在詩言詩。便可即詩言禪。離詩言禪。不可以言詩。愈不可以言禪。而言詩耶。疊韻佳章。字字珠玉。領益良多。獨第四句經楫二字。老僧學淺。未明出典。倘用散宜論註云。經制未諳。如舟無楫。係論經制假舟喻。若以經楫作楫。連用為經。則累於詩。亦累散宜之論。二者皆莫解矣。或用譬彼涇舟。蒸徒楫之。則常用點詩旁。非系旁。未知是否。更望有以教我。覩縷荒言。疊瀆高聽。聊盡野人之見。用酬水士之知。將來向往。籍留心。或可恕老僧饒舌。知公過量。定獲見原。方擬虛懷。以圖雅教。戒期既近。良覲非遙。復和原韻二章。析為奔政。

大荒浩渺鼓波洪。萬里梯航往聖通。蔥嶺自留空柳屨。尼山人咏舞雲風。寒原仍有靈根在。古道相將蔓草蒙。深愧我來無所事。聊為指月海雲中。

呼吸滄溟氣勢洪。千川何處不流通。詩成國士窓前月。花落空天座上風。人負才華稱傑出。自憐年老學童蒙。于今仁義猶難語。惟有消歸一笑中。

四月初一傳沙彌戒。王設放堂齋表禮親到拈香。請上堂法語別錄。先日除道。凌晨有紅蓋軍。辟人於一二里外。道從無他執事。左右排金槍金刀。長五六尺。乘螺螄轎如驛轎狀。輦軍十六人。獨高大散髮赤身。止一繩纏腰。挂片絹掩其前。編為繩夾於臀後腰間。求戒土僧伏迎山下。國師兩序。送於山門。余候方丈。王戴冲天翅紗帽。玄道袍。剪絨涼鞋。不襪。入殿上香禮佛已。顧繞戒壇。鋪設大喜。歎曰。得老和上來。方信法門廣大莊嚴。為非虛也。進叅方丈。國舅蟒袍金刀。侍進茶果。素食不御。內監攜茶自給。談多佛事。軍匝寺垣外。兩重。外重長大虬鬚。鬚少或假飾之。戴描金紅木盃。紅緞襖。魚貫接踵。執金槍立。內重精悍少年。裹紅多羅尼巾。綠剪絨襖。執金刀如外立。刀槍衣柄漆櫻桃色。王出殿則轉面內向。入則側立。無參差者。籬外數千軍。座中惟葉聲鳥語而已。陞座時。王炷香禮畢。設平座西向。靜聽微笑。如有領畧意。及下座見當機。皆中華僧。及余隨杖兩序。謂其本國僧曰。汝等平日多有自負明佛法了大事者。今日人天衆前。何無一人臨筵。決擇箇箇目瞪口呿。如木偶。從此休得妄矜誦矣。

有怒意。余曰。王勿異也。法座之下。棒不容情。即行脚老叅。久親名宿。於本分工夫。有幾分見地。尚向座前納敗關。豈可責之初發心戒子乎。且不獨學人。當此酬唱為難。即堂頭長老。毋論其法語見地何如。登座時容貌聲音。已非容易。必法眼圓明。手脚便辣。得無礙辨才。而又須具威德相。乃能舉度安閒。吐詞明亮。垂手接人。令當機者。言下領悟。每有承當知識。平時手眼通方。一登寶華王座。頓然神衰氣滿。哩嚕不能發言者。為未具威德也。不然。人天供養。四眾禮拜。豈細事耶。王聞而怒解。坐談過午。欲觀傳戒國舅三速王。乃起身復曰。弟子自幼聞佛法二字。便生敬仰。每逢緇衣。便生歡喜。不知前世元是何人。來作何福業。於異國為王。願為詳示。使宿命不昧。身佩慈德。始辭去。因走札報云。

本欲只作不相知。大家說些春風客話。轉見新鮮。覺有一番生趣。忽然問及不知前世原是何人來。可謂曲終人不見。江上一峰青。若將此中情弊。直告未免逆耳也。不然。自己來歷。何反不知。莫非被富貴兩箇字。結成三尺暗堆。在眼睛遮瞞過了。以致降本流末。尚可全推隔陰之昧乎。不見蘇東坡自知為五祖戒後身。賦詩云。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東坡亦功名富貴中人。何不隔陰昧却凡

天下居大位享大名高官厚祿之人。前生無不坐破幾片蒲團。而其不得即入果位。蓋因道心有時間斷。世心不得盡淨。偶一失照。依境轉念。不覺投入世網內。今之使順風扯滿篷者。皆由願力少堅。功行有漏。改頭換面。忘其本來。日遠日疎。漸沉溺。及欲復歸蒲團。再整初心。不可得耳。苟能將歸蒲團之人。雖處順風。不扯滿篷。視王侯如草芥。珍寶如瓦礫。麗聲如惡臭。美色如穢腐。身居塵中。心依物外。孜孜慕道。求師友提攜。如雲與雲。似水與水。自然合成一氣。分拆不開。此其不違本誓。直至證果而後已也。否則齧斷菜根。踏破草鞋。有何滋味。勝得過食前方丈。姬妾成行。輿蓋軒昂。繁華靡麗。而人肯舍此以就彼哉。噫。實與言之。在昔與我同發足來。不意你走錯路頭。又向他家形山。打箇轉身。却在這裏做國王。反問幾世修來到王位。並忘了不以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乎。至此樂則樂矣。但恐十使八風吹入萬丈泥窩裏。一脚陷下去。急忙拔不出來。甚為此慮。所喜不曾深墮七情五欲坑中。猶記舊時影響。想到廣東尋訪老僧。何異坡公依稀猶記妙高臺。今日覩面相逢。還認得否。苟若認得。便認得自己本來面目。不待指月而自明也。夫神龍之為神龍。以其能伸能縮。飛騰變化。不可端倪。將來王之變化飛騰。反

肯讓神龍耶。故老僧特贈法名興龍。別號天縱道人。從茲向後。惟願藏其首而顯其尾。將來大轉法化。則從上佛祖于常寂光中。莫不加額矣。豐干饒舌。有隱乎爾哉。

初六日。傳比丘戒。國母王兄設齋法語別錄。王宮梵宇落成。索額聯為題曰。覺王內院。大殿聯曰。等覺地為妙覺地。誠心明心。同入三摩智慧真如藏。既王宮建梵王宮。在世出世。總成一片仁慈大道場。前殿聯曰。海水淵涵滌世界。灑煩囂。風起清涼月。殿蓮山疊翠。奠邦畿。作磐石花深潔淨禪天。殿前柱聯曰。月面雍容不卷夜明簾。靜裏森羅萬象。日輪照耀常瞻金色相。光中普現千祥。後殿聯曰。十身調御。應現人王。合作佛心德主。萬德莊嚴。自成寶所。坐深香海宸居。羅漢堂聯曰。天台山上乘涼。袈忘記石梁橋。撞碎虛空。豈是分外作用。香積界裏。應供草鞋。錯落蓮花。國踏翻水。月無非箇裏神通。殿前門聯曰。佛德及羣生。淑氣氤氳結寶光。於慈室。王猷周八表。祥風披拂。開覺路以端門。王就內院結壇。佛誕日。率國母公主后宮眷屬。同受菩薩戒王。自為一壇。是日酷暑。體胖跪久。汗透重衣。引請語王少坐。應禮時。則跪拜。王曰。吾年少戒範。乃所樂不以為勞也。跪受訖。起復作禮。求開示。老僧累驗其信根堅固。

求道真誠。因喜而囑王。永為護法。金湯書卷示之曰。

世出世間。道無二致。儒教唐虞言中。孔子言一。中庸言誠。名稱不同。而根源則一。一者何。即心而已。得乎一而心正。則以之修身。而身修。以之齊家。而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一切用。人行。政。兵。刑。禮。樂。若粗若細。無有不知之明。而處之當者。所以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寧。君得一而天下平。正此道也。惟我大雄世尊。為人世自己分中。有一着未了的大事。特設以教。則脫盡根塵。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心印心。故西天東土。五宗分門。無非要使了明這一着子。遞相印證。所謂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也。儒者道在建立。作有為法。於這着子存而弗論。佛趨無上。於這着子論而不立。是以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未嘗道着一字。殆為此也。觀王聰明仁恕。度量寬洪。統理庶政。體恤臣民。濟人利物。遠近貴賤。無不各被恩澤。又能孜孜以出世大事。因緣為己任。豈非應以國王身得度。即現國王身而為說法。應以比丘身得度。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二者於王分而不分者矣。獨為向上這着子。特請老僧開示。若論這着子。人人俱足。箇箇不無。又要何開。又用何示。可奈大地衆生。無始劫來。識情障却。展轉輪迴。不能脫離。曲勞世尊。於正覺山前。夜半

觀明星震聲曰奇哉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着。不曾證得。可謂賣肝剖心。難逢售僧人也。茲者喜王身居王位。不昧靈元。依然衲子行履。皆由宿生般若種子。熏習深厚。故於少年極富貴最樂場中。便於此事信得及此。一信字為斷除煩惱本。直入如來地。苟於這一着子如是信得。及把得定。決不肯受人瞞頂。必要究竟到透頂透底。老僧別無巧妙。惟請着箇話頭。無夢無想。如何是我主人公。不得將意識卜度。不得將義理詮解。把這箇沒滋味沒下手的話頭。頓在心頭。晝三夜三口。憤排地定要討箇着落。無論坐朝理政事時。炷香拜佛時。乃至飲茶時。喫飯時。喜時怒時。與羣臣相接時。侍奉母親時。與妻兒聚會時。行時坐時。卧時。觸境遇緣時。或好或惡時。獨居暗室時。不得須臾放舍。莫道沒滋味。沒滋味中正絕好滋味。莫道沒下手。沒下手處。正絕好下手。看來看去。日久月深。暮然因地一聲。摸着娘生鼻孔。方知原來在面上。到此田地。不妨將唐堯虞舜孔子子思以及西天東土。佛祖五家宗師。一脚蹋倒。扶起衆生。作箇過量大人。何快如之。雖然如是。長壽拄杖子。亦未肯點頭。在何故。千聞莫如一見。今王皈依老僧。受持菩薩大戒。成就闍國僧徒。皆秉金剛心地。具足戒為功德主。建大道場。作大佛事。修

大功行。解大法義。是故佛以金湯護法。付囑國王大臣。王既身作佛事。自他普利。又於向上這着子。務要了明。以求開示老僧。因以紫羅衣一頂。書此為他日悟道契券。惟王護持。自肯方親。不負老僧拭目之望。

王拜受謝曰。老和尚。示某不敢忘。自愧宿習深重。不能通達。向上事。恐負慈旨耳。余曰。昔靈山會上。原以外護。付囑國王。王但從信根。證入。將來解悟。自有期也。踴躍作禮而退。暮返禪林。為王兄醴泉侯。韶陽侯。并該伯眾官。傳菩薩戒。次日。為眾戒子。圓菩薩戒。王兄公主諸戒子。設齋。王命元老東朝侯齋禮。請上堂法語別錄。越三日。率國師兩序。領新戒子。行古佛乞食法於國中。兼謝王成就功德。王搭紫衣。兩僧持加持錫具。待迎於西便門。幢旛引道。兩序僧并新戒一千四百餘眾。各搭衣持鉢。步立整齊。同音稱謝。王莞爾喜。勞延兩序入供齋。待新戒茶。添鉢錢三百貫。米一百石。着軍人。哀至禪林寺。戒牒悉鈐王印。別歸。次日。腹患大作。王聞。差內官持書訊慰。即復曰。

來札云。老和尚之勞精壯後生。亦當不起。在暮年人。焉有不病。惟願安閑。調息為慰。覽此。極知道愛之深。然勢有必不能撒手也。老僧亦謂在家人。不能清閑自在。

出家人正當以此受用。不覺出家做了和尚。莫說受用自在。連箇閒字更討不得。何故。修造叢林。忙煞。接待往來。累煞。應酬筆墨。苦煞。調御衲子。難煞。撞着魔業氣。煞。拉扯不了。笑煞。到此地步。焉得清閒。以己度人。吾恐大越國王。亦未必有清閒自在耳。在世出世同一忙字。但忙中畧有不同。在家之忙。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因功名富貴妻兒老小。所謂為己也。出世之忙。必因佛祖法道。接引後昆。所謂為人也。殊不知為己的都為了別人。為人的正為自己。此由克己復禮為仁。展轉之機。同鼻孔出氣也。要知己私也。禮公也。己與禮公與私。四者一箇也。所貴能克己復禮者。昔私向公。全私即公。仁也不能克己復禮者。向私背公。全公即私。己也。故不患乎仁不仁。患在克不克。所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到此始有工夫做矣。老僧之忙。就與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中轉一轉。則為人正為自己。所以自肯累出病來。終無厭倦。如世人之忙。乃為他人作嫁事。衣與自何益。吾不做箇清閒自在人。肯累到今日。與病作對頭。不亦是箇真老。歎于乎。昔維摩示疾。文殊往問。一默而開不二法門。今老僧抱病。德主差監官持書慰問。不覺瑣瑣。且道維摩之病。與老僧之病。一默一言。是同是別。請下一轉語。

十三日差太監頂禮云。明日王出演武塲操象。半月始還。欲請老和上一觀。允否。余諾。至十五日黎明。內監速登舟。水浸三五。晨星高林。雞唱宿霧。將收去棹。逶遲十許里。微聞煙際噉嘈。內監報曰。至矣。比至。男婦觀者匝四五里。軍監辟人前導。王為臺當中。旁一厰居王象。象獨高大。左右皆布列屯營。象厰艾蒿蔗把具焉。臨發。十象為偶。西立背馱丹漆木鞍。狀如斛。三人紅金盃綠剪絨襖。執金鈎槍立。肩坐一奴。執鈎東。五百軍執刀槍火具。去一二里。與象對。先縛葛為人如軍狀。樹于後臺上。號旗招動。諸軍輪刀槍奔象前。火器齊發。煙燄迷空。象兀不動。須臾銅鼓連響。軍奮前觸象。奴以鈎斷象首。武士鈎其股。羣象騰踏直趨。軍退走伏避。象各以鼻卷萬人而還。稍後則鈎槍並下。皮開血出。甚至困仆不能起者。畢以此分殿最焉。王具言本國山中犀象成羣。要拘生象用兩馴牝象誘夾之。以大纜絆其足於樹間。使不得動。飢渴之數日。奴漸迫近之。飲食之。少習兩牝挾而歸。撥於某官管下。五十軍供給演習。年來東京占城之捷名象功也。先王時有一象摧鋒陷陣。主將為敵所殺。鼻其屍奔山谷中。瘞之。回身奮怒觸突。縱橫軍乘之大勝。收軍後長跪帳前。導人收主骸歸葬。遂不食死。至今義象塚存焉。因問中朝演兵操象事。余為細陳演武之法。作操象行懷拜。

將軍云。

國王一一修供養。艤舟晨請看操象。曙色林煙未辨花。淺瀨蘋風吹蕩漾。十里已到演武場。四邊人立如堵牆。象龍高坐披髮主。錦袍侍衛神飛揚。大越象即冀北馬。肉蹄蹴踏常被野。遣熟驅生雌制雄。飢之渴之鞭捶下。調來荏苒經數旬。國家養象勝養人。日食豆粟各一斛。刈蒿軍士還苦辛。先期半月出點視。長牙短牙牝牡異。五十蠻兵擁一頭。進退坐作趨人意。今朝四月日方長。紅盔白刃搖波光。背上鞍馱三武士。手執忒矛森列霜。東偏十象排作隊。西軍五百與之對。白旗招動軍向前。火器連空初發搥。白旗落下青旂升。象奴斲象勢雲崩。擒回島備有遲疾。官奴以此論降陞。須臾操罷別優劣。無限皮傷腦出血。何堪困憊卧沙場。奴受鞭笞官受黜。稱述昔時一象勇且忠。官軍駕出當先鋒。主人陷陣格鬪死。鼻卷遺屍瘞山裏。回身直突敵重圍。軍士乘之莫能抵。歸營長跪大將前。倩人收主骸。山邊從此不食竟飢斃。至今象塚留荒煙。王曰中華武備可得聞。為陳嶺海拜將軍。登壇廉頗真老將。部分能虎如煙雲。將軍較士不專武。生平仁義為干櫓。身與士卒甘苦同。軍亦親之為父母。功成獨屏大樹間。輕裘緩帶何翩翩。棄人用獸猛不取。

刁斗不設高才閒。聖朝有象占太平。天子郊天馭寶瓶。立朝御象將軍捧。渾身錦鞵垂珠璣。時將此物戒官吏。應念焚身因有齒。

生平最苦熱。一日溽暑迴憶故山。此時林花正放。坐澗心亭。剝菱削藕。受四面荷風。誠為快事。偶見紫瓶蓮一朵。命行人徧覓鮮藕。絕不可得。盡道蓮但花葉而不長藕。因知花葉藉水而生。藕必資土始長。此中一片浮沙。無怪乎緣花間藕之無得也。彼樹德不弘而致飾於外者。其大越菱荷之謂乎。隨有道余嗜水果者。皆爭以鮮果獻。庫寮充滿狼籍。大都波羅蜜西瓜香蕉椽果之屬。濃甜非所好。一日王以竹篾實椽果。差內監相遺。稱上品佳果。特供老和上。心竊易之。細視覺差圓大。用利刀薄去其皮。片削之。入口香美清甜。與他所遺自別。更與粵東生則酸熟則爛者迥殊。乃知藏典所載菴摩羅果。此為正本。歟。今輿記稱菴羅果而逸摩字。俗稱椽果。全改其名。雖名稱固有差訛。而物亦自分優劣。然則因物而不遡其名者。既非由名而槩信其物者。亦非也。三日前韶陽侯以錦盒饋荔枝十數枚。厚皮大核。與粵之新出糖膊相似。已。是此中之絕少者。將欲上擬黑葉進奉。尚遯乎不可得。安所望凝冰挂綠乎。以椽果與粵較。此為最以荔枝而與粵較。則瞠乎後矣。推此則人固不可一長自矜用人。

者所當節取也。歟。因食荔枝成懷。張方伯五古一章。

我來古交州。苦熱日瘦黑。空階步夜涼。舉頭近南直。睇望紫微垣。迢迢不可即。耿耿暎帝座旁。餘光照蒼苔。菱荷花露泣。池魚躍月沙。託根修月間。弱荔終能植。况復含生倫。豈不獲休息。召伯久巡行。甘棠遍南國。交州隔大洋。又為南最極。前朝入版圖。郡縣定法式。在昔黃尚書。布按有威德。後人措置乖。無由安反側。悠悠數百年。至今成絕域。縱懷向化心。遽敢修首職。一聞禮教論。輒起自嗟唧。獨恨華彝音。聆之各不識。言貌妙有神。翻譯胡可得。波羅味過甜。檳榔花澀香。五月遙相憶。清泉浸玉盆。從容公退食。趁此好南風。歸帆駕雙翼。

王卜於廿四日。延隨杖十眾。重修大悲陀羅尼懺。一期一為今年。請余到國。雨暘時若。物阜民康。仰酬佛祖龍天之恩。一為五月十八誕辰。預祝遲恐朝務紛綸。不能清淨如意。先期齋戒。訪及應行事宜。余曰。齋者非徒潔口體思慮而已。必舉家國上下。清理整齊。無一人一事不得其所。始滿王齋戒分量。既承延訪。當清冤獄。釋繫囚。賑貧乏。起幽滯。弛厲禁。恤商惠工。濟人利物之政。一一舉行。至壇儀所用供器。及僧眾衣具。花香等物。另開單製備。其日將領眾入宮。適一婦人執紙號訴。叩之言其夫曾

文老閩人也。犯重罪當死。繫獄待決。水飯絕餓。而先斃。妻備棺草殯。置諸壑。若覆之。五日後。為羹飯。往奠。微聞棺中呻吟聲。迫而哭呼之。曾知其為妻也。告曰。吾罪未當。閩君放回。且語以往。求廣明大士。吾當活矣。妻馳報地方官。開驗。氣奄奄。馬未絕也。為糜飲之。仍繫以待王命。竊忖老和上大明人。從廣東來。所謂廣明大士。殆其是乎。可以活吾夫矣。萬乞垂慈哀憐。切至。方言中華。皆稱大明。惟知先朝。猶桃源父老止。知有秦也。余允而去。以其事告王。立為查釋。因而罪輕者悉放。重者減等。善政舉行。而頌聲作矣。於是布挂幡幢。羅列珍玩。香煙馥郁。花氣氤氳。自成國王供養僧眾。沐浴進壇。自頂至踵。皆易新服。梵音嘹喨。儀容粹穆。觀者皆恂恂起敬。信之容。每一進。王必於外壇修禮。與僧眾同卧起。不少懈。請余宿內院。作證明。暇則商確古今理論。政治。所以導之。緩刑尚德。愛軍厚民。通商薄斂。不一而足。悉開顏信。愛自恨其年少。寡聞也。坐談間。忽一內監從外來。稟番話幾句。王遽出。聞外殿鼓三通。經久。王始入。猶喘息不定。余怪而問之。王曰。適軍營失火。倉卒往救。致失陪奉耳。曰。王親往。與對曰。然不待駕矣。吾到庶官軍齊赴救也。余曰。惡。是何言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千乘之君。上關宗廟社稷之重。下繫生民萬姓之安。而輕身湯火。雖曰德被羣黎。然保。

無曠夫怨卒。窺伺行徑。或放縱火以誘王出。驚犯駕前。不亦殆哉。所以王人出入警蹕。非無謂也。王聞失色曰。然則奈何。國盡茆房。歲有大患。動延數里。不救則民其爨矣。曰。是有道焉。王當設令箭。國中急事。須王行者。命內監同軍官奉令箭往。令到即至。到矣。令到官軍有不赴者。罪無赦。如是則兩無所妨矣。王悅曰。非老和上愛我。將不得聞此言。凡累日所談及聞見中。有為國為民之政。願求一一開示。將鑄之朝門。永與臣民遵守也。問臨池垂釣。或蕩舟採蓮。邀余騎象。各乘一頭。囊沙令象拋擲。國有象刑。罪犯重者。發象挑起數丈。仰齒插之。洞骨穿腹。須臾糜爛。勸之為除此刑。骸口之久。部洲壇儀鋪設已定。陰雲四布。風雨不止。王仰視躊躇云。安得一夕清明。使法師放食如意。作圓滿佛事。便妙耳。余以王一期功德。費數千金。精誠備盡。遂為祈禱。即持檄跡金剛神咒一百八遍。化符兩道。稍歇再為持咒四十八遍。風雨漸息。已而雲罅露出青天。頃之斜陽返照。鷓鴣吻之上。徹夜星光皎潔。王踴躍禮謝。欲學此符咒。余曰。學則容易。要須靈應。必以歲月修持。感格而通。始得隨機應用。王曰。願求授持。次日辭歸。更乞余將日逐所談政治。一一錄示。因陳立國政約十八條。皆惜軍愛民。便商利國紀綱法度。一應禮節語繫別錄。王閱甚喜。語掌事內官曰。吾國法度民

情素失大體。今蒙老和上為我。以中華禮法。開列條教十八則。當刻榜府前。曉諭文武軍民人等。知悉。另設牌二十四面。分類標明。如有違條犯法者。許被害執牌進告。無論王親國戚。文武軍民。按法問罪。永為國政云。

海外紀事卷三

清 嶺南長壽石頭陀大汕厂翁謨

余以暫假南來。北行有待。常任修造未了。大眾懸望。決計六月。即理歸帆。客有以此意達王前者。王惘然曰。此雖下國荒涼。老和上既惠然肯來。縱不堪三年五載。亦勉留一二年。畧盡遠迎供養之心。何遽言歸。忍棄人煢煢孤獨也。次日。延進宮。深談款曲。記自初見時。首勸之入貢。請封以正名位。至是將歸。言及我朝太祖太宗。忠厚開基。世祖皇帝。仁慈丕創鴻業。又能崇信三寶。延供玉林。木陳和尚于蕉園。御書敬佛二字。并遵梵網經。具戒比丘。為出世人。不應跏拜天子王侯。頒行墨刻一卷。銀鈎鐵畫。足為後世模楷。好讀書。手抄古文數尺。佛相加藍俱七寶莊嚴。送兩和尚還山。無一不令人歎仰。今皇上復神聰天縱。文明武備。蕩平海宇。久道深仁。賑濟飢荒。豁免數省錢糧。天下萬民。畏威懷德。尤為不世出之主。文武羣臣。仰體君心。茲兩廣總督將軍提督司道諸公。皆清廉正大。坐鎮百粵。為政以德。法令以嚴。溫厚和平。不怒而威。軍民稱頌。深得封疆大人體段。誠熙朝有道之時。王當進表歸極。無復遲也。王曰。今聞老和上親述。始得其詳。然某猥處海隅。素昧禮教。向化之心。雖有。為小國從未

請命通貢。設使驟然拜表邊界大臣。未必便肯齎遣上達。則徒費往返矣。老和上既不允淹留下國。還山後將某情陳述於粵中當事。許貢信來。備就土物。而後修表舉行。斷不爽約也。并問中朝內外老成柱石。以及清華英俊之彥。余據內大臣及閣部諸君子。一一舉所知以對。晚歸禪林。為寄丁常侍洽光權使五古一首。

眺攬大越勝。曲如折釵股。沙磧耀銀光。蒼山堆翠羽。美人行不來。野色自終古。眠花犀象多。齒角亦可取。孔雀啄花藤。龍腦奇楠樹。以斯貨四方。因之集商賈。田稻歲三收。不冀任沃土。芳竹當城垣。驅象作軍伍。雖不明網常。尚復知臣主。問我中朝彥。承恩近誰溥。為述丁黃門。奉命來大庾。耳目寄親臣。邊關託肺腑。衣賜御袍新。天廚分玉脯。本朝清華士。如此不多數。浩浩恩波長。行將及海滌。使來正采風。旦暮還入輔。大越請貢心。歸為陳縷縷。

國中風俗。民最苦土田甚稀。穀不足以贍土著。順化會安一帶。俱仰粟他境。土音喚飯為甘。不易得飽。或以魚蝦蔬果當飯。饗殮無常期也。依山阻海。稍有平沙。即為民居。隨戶口多少。為一社。社有該有長。有田則種稻。輸於公者七八。私得二三而已。餘但漁樵所得。歸於該長。給還而後敢取。然猶歲納身稅錢十二千。竹木鹽米綾絹一

切物料各隨上貢。王有公事。該社差撥往役。裏糧以從。市肆買賣。皆婦女。無內外之嫌。風俗節義蕩然矣。每視其民。亦非愚頑不可教化者。皆由上人教養之政不行。誠得聖君任賢分牧。閑其一往。邪僻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使率循於大道。十年生駁。十年教訓。安在蠻彝陋俗。不轉成華風樂土耶。惜乎生民之不幸也。感慨因懷陳廣州。

昔日五仙騎五羊。今朝五馬駕黃堂。仙人雖去歲常稔。太守自到民乂康。廣州數縣一十七。連山枕海在符窟。當宁經營數十年。閭閻耕藝事祖畢。忽逢大水天降災。我公此日下車來。淋漓露冕往安集。中宵蒿目空徘徊。稻田穀熟浸糜爛。亦無荔枝與龍眼。尚傳寶玉此鄉多。使索金裝上魚貫。石門泉脉草離離。明珠翠羽至今悲。幾度經過動懷古。清風常匝大夫祠。誰道古人不可見。君與吳侯成一片。別來歲月喁喁深。士習民風定丕變。憶君真切為生民。數採荒唐及野人。飯我維摩香積供。還承遺贈篋中珍。在苒相違更五月。日南邊鄙嗟魍結。安得如公教化開。一變彝風同百粵。

世界無所謂華彝。自聖人出而分之耳。草昧之初。茹毛飲血。不識不知。與禽獸無別。

造生聚目繁。奸頑者遂以權術相雄長。究竟非以道德服人也。於是天生聖人。不忍同類者相傾相軋。等於禽獸。為之兵刑以定暴亂。禮樂以化奸邪。政教漸興。城郭宮室。宗廟祭祀。尊卑貴賤。莫不蔚然有秩有序。遂成文治之世。是華亦自聖人而得名也。若夫山海間阻。聖王征討所不及。聲教難通。自為君長。久安於鄙陋朴僂之習。不復講求乎等威度數。雖成定分。然勢力相服。首不免於戰爭。獨士卒甲兵。眾人長技。至取威定霸。非設奇神變。何由自立於不可勝。以制人之可勝乎。故國中多談武備。不尚文德。余到大越。有四朝元老東朝侯。最初請見。與若干文職世男。皈依老僧。此中人喜詐偽。惟東朝喬梓。與人交素心平實。不以勲名富貴矜詡。冲澹有華夏風。亟以數學奇門遁甲等。殷殷請益。余曰。方外朽人。未敢從事於此。曰。否則老和上在王。府作佛事圓滿時。何能立止風雨。素聞結茆華山。曾遇異人秘授。求之再三。言及五行衍造。元為救時方便之法。每因荒旱。祭風禱雨。偶一為之。世人所傳者此耳。今不難舉以授公。但可傳者法。而用法在人。必精誠專一。歲月修持。使法成在我。方能變化無窮。臨機不爽。不然徒守其法。而幻形多端。安能隨機應用。無所窒礙耶。時彼拜求懇切不休。言老和上大慈。肯傳弟子。誓辦一副肯心。不論十年五載。必求其法感。

格相通而後已。將盡此身形壽奉為濟民利國之事。斷不敢損人利己取罪上天也。余念其誠懇篤信。聊輯五行衍遁祭煉日時尅配度數大槩與之并為序。

大凡人耳目意想所能及。謂之常。耳目意想不能及。謂之異。奇則神明不測。尤異中變幻倏忽。莫可端倪。能奪造化之權。轉生殺之用。而宰制於先者也。蓋自陰陽既判。秩分五行。於是權在造化。尅制限定而不可移。惟奇則直取混元一氣之機。在鴻濛無朕之始。驅陰陽破五行。為造化之權。所不能制。然其為類多端。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其間若法若理若事若物。各分門類。凡動靜取舍。行止進退。一切從此出入。自然出人意想之外。而常足以制人。即造物亦所不能限。所以有時而行。則布散無窮。有時而遁。則消歸無有。有時即行。即遁。則減多為少。有時即遁。即行。則雖無實有。轉行歸遁。則以生用殺。轉遁成行。則全殺皆生。故衍中有遁。遁中有行。神明變幻。不可窺測者。非同奇門也。要以方位之陰陽五行有定。而生旺死絕。因之年月日時之陰陽五行有度。而孤虛旺相屬之。當生旺之方。又值旺相之度。全衍全遁。雖可取勝。尚恐機或差之毫釐。當死絕之方。值孤虛之度。惟即遁即行。即衍即遁。可以制吉。尤貴機轉於眉睫。其法貴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能取混元。

一氣之機者。信非其人。不可所謂有治人無治法。此也。今分門別類。以傳其人。修持者其慎之。與其慎之與。

聞大學士豪德侯。閱余論詩談道。復啟亦雖歎服。終以摩訶為真如體。之不謬。知彼認病作樂。自以為是。既在見聞。何能隱默。不以忠告發明。因再書與之曰。

前年華翰。戒期在通。草率報謝。未盡私衷。茲細由繹大教。如坐春風和露中。也。昔李都尉有天雲瓶水之作。與樂山莫逆諸方。傳為美談。今君侯高吟見惠。般若風摩訶月。更以清涼圓明之論。不讓李公於前矣。士君子中。求一留心吾道者。豈但星中月。雖中鶴。直如火裏蓮花。得不並駕李公。而稱雙美乎。若皎然靈一。諄諄以聲律辭華。受知嘉祐長卿輩。又何足與君侯道哉。夫位至三公。權衡六部。不離七情五欲。勢利聲色之鄉。而置身澹漠。不為富貴汨沒。非於無量千萬佛所宿植靈根。深抱良知。而再來安得至是耶。老僧幸叨錯愛。不揣自愚。竊謂尊作中所云摩訶。乃歎大之稱。般若係智慧之種。摩訶原無定體。般若本有來由。素聞般若風。未見摩訶月。即使以摩訶言大月。而對般若風。雖字是義非。句到意不到也。况近體七律。律法應嚴。忝在道交代。易菩提月對般若風。不亦穩當。前報小札。未盡言者。以

君侯為慧業文人自有會心也不意來翰復示以摩訶為真如之體圓明比月是則是矣不知將真如作物而可以摩訶為其體請此一會始不惑他歧路正好百尺竿頭進步也不然直饒言言歸體句句朝宗盡駕一徧空說矣老僧直陳左右實愛君侯不從他人口角取涎特立識見劈空硬指古人云三字此一副雄毅膽量儘足承當本分大事為佛國一座干城惟恐不能保重自是其是不怕路人指摘且喜能容忍而不動心故為冒昧相激耳昔韓信遇淮陰少年受辱胯下子房遇圯上老人受辱進履此雖庸人女子所不能忍者張韓受之而後遂志康時輔成王業始見丈夫氣量由是觀之世非無英雄為王者師惜不過黃石蕭何使其人鹵莽自用消滅英雄而不見也荆山之玉卞和始識伯牙之琴子期方知每多明珠暗投寶劍沉沒深歎相知不易而方外相知尤難得也况吾宗接人從來指東話西不盡明破正要激人自己發明明其本明無明不明庶不被一切語言瞞過眼睛所以云我無一法與人惟是為人指路也君侯留心有年植學有本富於詩書六藝兼閱內典三藏豈不知真如端的而復作此說噫必要使老僧不能以古人位置君侯故意自我作古看老僧從何下口欲取鼓掌一笑耳但自古及今

所謂說禪者。莫不臨機敲唱。雖語有精粗。工拙。或取成句為擊節。未有將經論明文。強立名相。以為瞞預天下人之器具。非獨佛法禪道中不可。即賦詩作文寫字。圖畫。皆不可以易見偽置。所貴不落勉強造作。得心應手。自然入妙。世出世間。從無兩箇道理。試就詩文字畫與禪者說禪。其體段作用。無不相同者。而合較之。彼秦漢以上。且勿具論。即六朝唐宋以來。諸明公約之。如臨濟興化。趙州普化。一輩說禪。與陶靖節詩。柳子厚文。張顛字。米南宮畫。其真樸閒曠。生趣流動。意興勝而到者。為氣勢同也。洞山雪峰。德山雲門。一輩說禪。與李青蓮詩。蘇眉山文。顏魯公字。仇十洲畫。其清標高致。酣暢堂皇。情理勝而到者。為神品同也。至大慧圓悟。高峰一輩說禪。法式詳明。準繩大備。則與杜少陵詩。韓昌黎文。王右軍字。王摩詰畫。其精微淵博。周匝傳神。意興情理俱到者。為體用調度同也。若夫峭拔處如波浪兼天。湧奔騰處如風雲捲地。來幽韻處如蘭谷竹溪。清香並至。驚人處如海立天崩。傾湫倒嶽。霹靂火閃。電光交加而來。此皆不容一毫牽強捏撮。古人作畧。今人縱能摹擬鬚髯。斷無其全副精神氣力。却不如自我作古之為愈矣。近之學儒學佛者。皆從外邊攻進去。誰知古人多在裏面打出來。是以見地學地。事事分明。而

出身有路也。到這裏吾又知君侯不耐聞。宗有宗旨。教有教源。話成兩段。遂不分別。而以教說禪。未免指摩訶為真。如體混作。天不覆地。不與欲換人眼睛。言人所不言。為人所不為。焉肯在裏面打出來。務要外邊攻進去。自成一家居士禪。老僧不曾游夏。讀春秋。敢措一辭。子昔王荊公問文定公云。孔子去百年而有孟子。孟子之後絕無一人。何也。定公以儒門澹薄。收拾不住。答之。諦觀儒門。未嘗澹薄。惜定公不曾遇君侯輩。若遇之。有不改其語而答荊公乎。蓋君侯豚肩不掩衣。不曳地。瘠已肥國。械撲作人。能令老安少懷。博施濟眾。雖古人不可為者。為之。誰謂不足以繼孟子之絕學哉。君侯名滿海洋。德被大越。聲價彌高。而久定矣。苦老僧身無一長。忝列法門三四年。又不肯甘作泛泛之鬼。隨流上下。亦宇宙間一離奇怪物。君侯不肯訓誨。則已。反加稱許。云法中威鳳。世上祥麟。不使老僧愧殺。抑令旁觀笑殺也。仲尼聖人矣。老子尚云去其驕態。毀其淫志。驕態淫志。豈仲尼有哉。而老子竟與言之。其意蓋欲借仲尼之所無。為不服之藥。以藥石天下後世之果驕果淫者。使攻其弊。以勉勵于道。故仲尼受之。是知聖賢佛祖。莫不以師友互相攻激。始成千古提綱。為世出之師也。今余亦以如是奉瀆。願祈教我。海天風雨。伏

唯為國為民珍重

去王宮里許。為國母府。銜宇相望。止隔一水。門樓高敞。洞然闡然。清溪環帶。綠樹陰濃。旁陰板橋。脩竹叢匝。不通雞狗。園內波羅垂蜜。椰實含漿。花畦藥欄。參差掩映。孔雀馴遶其下。麀鹿眠食其間。中為佛殿。灑掃清幽。蕭然物外。別具桃源意。况長夏炎蒸。涼生几席。國母慈祥樂善。為人排難解紛。施予好生。低枝巢遍。綠鳥見人不驚。到國以來。四次請齋。皆極盡蠲潔。雖珍玩器物。余方注視。即舉以供。聞將北歸。瞻依不得。永久向國師前。每有愴恨之色。復盛齋。請余及隨杖兩序。拜言曰。弟子生長遐方。老和上中華佛祖。洋海阻絕。一旦得覲慈光。叨收為座下弟子。不可謂非多生之幸。惟是駐錫未幾。便爾旋飛。國中弗獲常蒙法化。使弟子輩無所依怙。將奈之何。不覺泣數行下。聞者亦為之欷歔。余慰之曰。老朽無能使王與諸弟子如此皈依恭敬。詎忍言歸。今欲別去。不止常住懸望。身繫多端。殊非得已也。然亦不在形骸為聚散。國母但能常行善事。一心念佛。無有間歇。即長相親近也。若念起念滅。征逐塵勞。即老僧鎮日對面。猶隔萬里。究何益哉。聞言歡喜。作禮曰。老和上一席之談。令人披雲霧而見青天。乞書垂示。俾草堂中常留法旨。依教奉行也。齋畢辭歸。書自性彌陀說。

以示。

國母為老僧辭歸故山。特乞一言。終身受持。願生生世世常得親近也。因曰。修行捷徑。無如念佛。所貴諸緣屏絕。六字單提。心不散亂。念必精誠。朝念暮念。直使念念而念念。到無念念。念念不間。念成一片。莫不道合體同。與天同高。與地同厚。與日月星長同明。山河草木。人物鬼神。同消息。同禍福。同貴賤。同男女。同遠同近。同去同來。同飢餐倦眠。同喜怒哀樂。既與萬物一體。則彌陀原非別有。就在不亂心中流出。誰言彌陀在西方。老僧在廣東。國母在大越。一念不生。全體現也。稍一散亂。去彌陀十萬八千里。離老僧四十五更路。隔國母於大海。却月岸邊。六根纔動。被雲遮也。舍此而論聚散。見聞皆假合耳。如目前園林中之翠竹黃花。不自謂我是翠竹黃花。以眼合色。色識見也。猶蓮池內之風動水流。不自謂風動水流。以耳合聲。聲識聞也。乃至鼻舌身意香味觸法。亦復如是。須見色不染。聞聲不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遍虛空唯心淨土。盡法界自性彌陀。彌陀既是自性。老僧何曾離却。所謂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只要念着本名。十方虛空自然答應。到這地步。何待老僧叨叨旦旦。自知微塵世界。自他不隔於毫端也。但恐不信。苟能

于此信得及。華嚴經云。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故贈國母名為興信。再寫一偈。聊為證信契券云。

天上雲流地下土。大越國中阮國母。一聲喚着一聲應。西天東土別無祖。不見秦國夫人龐道婆。拍掌何曾用手舞。不見黃鶴樓崔灝。題詩張拙補。不然爾之三昧我焉知。貞慈二字難為伍。彌陀老朽不同時。同時坐卧孰相離。若謂相離互相失。楚王之弓誰得之。問在答處。答在問邊。三身不二。賓主歷然。南來北往。總在現前。須知今日是何日。始信他年依舊年。

陰陽者天地之正。夫婦人倫之始。顧易以扶陽抑陰。禮夫婦婚姻。男先于女。男治外。女治內。夫為妻綱。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不獨陰陽尊卑定位。亦以嚴閨壺之防。使不致敗檢踰閑而生中冓之嫌也。大越風俗反是。婦女任其所之。往來貿易。父母夫子亦不以醜惡為嫌。以故米蘭贈芍。隨在俱有。慨此風之淫靡。不獲聖人興起。教化以轉移之。適有客述占城張節婦事。婦張某女。祖籍浙江人。居此數世矣。少即修潔幽閒。適徐某為妻。事姑以孝聞。丈夫從軍。輒勉以忠義。舉一子。甫周歲。而大越與占城閔戰。沒夫死於海。婦聞奔赴。欲哀骸殮葬。無所從。得晝夜號哭沙渚中。忽浪決。

沙開半露衣袂審視乃其夫服已手所製也決沙而觀果赫然夫也營殯歸葬每自思絕念堂上白髮之姑懷中黃口黽勉苟活女紅以奉姑養子矢志靡他強暴數不能奪非天地正氣凜然稟於至性何以山海窮陬頽風淫蕩挺然節義獨立不回若是乎惜無傳其事者余聞急為表揚庶蠻貊中知此為綱常婦道之正聞言而自愧耶因作徵詩啓冀羣起而挽流俗焉并為四言古詩

竊惟乾坤之正氣何以既生中華還生外域既賦於男子而復鍾於婦人節義之弘綱乃竟有在小戶非在大家有敗於白頭而特立於青髻雖屬因材而篤實由積厚以光抱金石於中藏凜風霜於後勁志不可奪一身兼為父為師事克有成千古歎完貞完潔全家沉水國骸骨誰收孤淚滴秋閨宗祧自任此古中帼僅見之婦亦今鬚眉少有之人也祖居兩浙生長占城徐輔公元配節婦張氏者身系民家婚聯壯士皎皎海天之月亭亭栢舫之風十七歲綵定紅絲由是殷勤奉母百萬頃波翻白骨毅然慷慨尋埋夏令女守志惟甘不足多耳杞梁妻聞喪遠奔庶幾近焉值蛇鬼釀禍含沙至郎君捐生蹈海赫赫王孫公子多遭國破家亡蕭蕭裙布釵荆詎肯玷身貞節徒切鸞鳳於碧漢飛已失羣無違夫壻於黃泉策當

善後不知我者謂未亡人之尚存。豈有他哉。念邈諸孤之誰育。保毀卵於覆巢之
下。守斷琴於冷月之中。堪憐伯氏無兒。虛茲世代。從此良人有子。延彼宗支。地下
愁心。于今始釋。天邊木鳳。何日飛來。顧國史之誰收。慕芳聲而當白。老僧馳驅洋
海他邦。歎息閨闈大畧。魚軒不到處。未遑請見於長安。客舍獨吟時。竟欲徵文於
上國。仰祈巨卿名士。勿靳華袞瑤章。短或咏長。或歌頌其貞。嘉其行。挑燈展卷。紛
紛雪照松檜。落紙揮毫。陣陣香生几席。丈人被之管絃。與明月梅花分韻。野老播
以詩詞。為西山薇蕨生榮。拋方外之磚引案頭之玉。表揚一婦。足起九原。倘太史
之采風。必先名節。或後賢之興感。益勵操修。謹有膚言。代為傳述云爾。

漠漠昊天。萬形之斛。茫茫九州。太倉粒粟。爰鑿爰疏。安流平陸。設以綱常。用分人
畜。賢聖秩興。禮嚴義肅。體質成文。彬彬或或。豈必有方。定中華目。如彼占城。皇與
要服。犀象攸居。榛莽為屋。家無吠厖。林有樸斲。壺範誰修。女箴誰讀。何爾顏邦。生
此貞淑。雖祖浙江。婦由是育。既下喬柯。入于幽谷。斯道冥冥。長夜滅燭。惟汝耿光。
見則任獨。幼賦端莊。于歸孝睦。良人從軍。忠義相勗。霜杵流黃。鳴雞盪綠。鴛鴦在
梁。歡未云足。倏忽邊烽。羽書馳逐。伯也前驅。王言焉宿。匪為封侯。義會中觸。酣戰

滄溟舟楫可拘。馬革不還。誓葬魚腹。全軍殲焉。狗師吳錄。杞梁無歸。華州善哭。海水洋洋。于何撈撻。呼天告哀。曹娥克繡。晝夜恨恨。骸露沙灘。誠動彼蒼。獲非所卜。返厝先塋。同穴是祝。回顧遺孤。藐然誰鞠。一死豈難。忍先祀覺。毀貌摧容。拮据饘粥。風雨危巢。單雌依殼。日邁月征。維哺維穀。夫死靡他。嗟哉強暴。並處淫風。苦節自篤。皎皎登光。日南瞻瞻。爾羞伊何。麗在荒麓。中國如斯。量斗載穀。偏令芳跡。孤標洋澳。持倫常綱。秉貞節軸。詎之盈廷。脂葦覆餗。朝楚暮秦。容顏婢僕。翻令鬚眉。為巾幗辱。漂若性成。不緣習熟。禮義同心。如射準鵠。無為表章。沉埋珠玉。是用作歌。與日爭豔。

客宮風雨。偶與隨杖。諸子言及故山。大眾正在懸念之際。忽聞老僧還山。或有普齋公。覲供養十方雲水。可為第一法喜功德也。亦爾如侍者出禮。請募供眾錢糧緣引。乃作疏曰。

廣東乃四海五湖雲水來龍口。長壽係十洲三島沙門總馬頭。是釋迦是彌勒。莫不向這裏停機。若羽士若禪人。皆要從此方着足。放下折袋。聖同參。凡亦同參。打開鉢盂。朝要喫。暮也要喫。拄杖子只好各與一頓。餠餅話。爭奈不療眾飢。雖云修

行人法喜可食。還在有力者信心之田。變大地作黃金。但聞斯語。攬長河為酥酪。徒見其名。弘曹洞道。臨濟宗。空腹那討實事者。趙州茶。維摩飯。飽餐即是真機。齋僧勿論百千員。計程約算二萬里。吳絲越粟。在中華自有中華施主。圓頂方袍。化外國豈無外國英賢。體既三空。事須兩足。修慧還當修福利。已必先利他。縱使巨海為羹。滋一身安養。不過獨善。欲持須彌作供。非眾家出手。何以推移。遠處呼而近處應。此聲唱而彼聲和。不拘鄭州杭廬陵。未何分香積芥甘。賢金亦以青蚨。般拈來寶庫。牛車馬載。一一運上鏡船。直教肚皮脹穿。管取日用酬畢。

天地間何方無美才。如生長中華。聖賢佛祖開道既久而復處於通都大邑。賢士大夫為之楷模。高人碩彥共相資長。見聞廣遠。日陶淑於詩書禮樂。維持世道。則有儒宗補化人心。更有佛教其人志行正大。甚易至若生於山陬海隅。向為儒釋聖賢化所不及。既之嘉言懿行。以為儀型耳目習熟。皆匪僻作偽之事。即欲一人守正。媚嫉者從而非議之。摧折之。非挺然出類氣骨。鮮有能自樹立者矣。到國來燕見文武士夫。常留心物色。如掌清東朝。豪德醴泉該伯輩。皆表表喬楚。然此數老境。遇猶順。惟王三兄韶陽侯。所處為難。孤行獨尚。不肯詭隨流俗。累為風波挫抑。賴王洞鑒得免。

終不以此改其操。卜築臨流蕭灑。茆屋數間。旁卓草菴。栽花種樹。掃地烹茶。絕無一點貴介。通侯氣態。與人交懇惻謙和。而胸中涇渭不爽。於隨杖中屈指數人。悉引為知己。家甚貧。有所得輒揮去。屢空晏如也。余到即往來親密。一片素心。依依奉使他往。亦亟差人致候。所往土產雖薄。必獻貸於王。得二百緡。一席齋觀散去。備極珍美。鋪設精嚴。吉蠲半月。知余不可留。頻頻過寺。言弟子一向孤立。欲披剃為僧。數矣。幸老和上來。得所依恃。今又棄我而歸。將不復有意人間世矣。弟子雖慕出世之道。而賦性愚蒙。未能稍識其中旨趣。不審日用如何用功。方有趨向。願不吝慈悲。異日或得一知半解。不辜皈依老和上為弟子一番。似此可謂貴冑中矯矯者。不讓中華有意思縉紳達士。後數日。復有書來求開示。既愛其人。又嘉其志。因復札示以奮勇直前而贈之以偈。

來翰諄諄與老僧討一言半句。作工夫下手之把鼻。非大將軍有八面威風。曷能身在世間。心遊塵表。而念茲在茲乎。敬服敬服。然老僧竟無一言酬答。偶記得韓信破趙設背水陣。陣背水使三軍進得退不得。正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也。若未敵之前。人人有一條可進可退可左可右之活路於胸中。則炮矢相交之際。無不向

活路上逃走矣。誰肯盡命奮前而力攻乎。兵法如此。學道人做工夫亦然。先要令熟路生疎。不怕生處不熟也。今以高峰行過來。那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這箇話頭。與吾公作破。趙司命時刻提持。無至走失。若使活路上逃去了。便不能背水設陣矣。老僧聊為立箇漢赤幟。就請努力向前。

五月日南真火裏。青蓮尚爾出朱明。譜聯玉牒朝中貴。心向雲林教外清。八面威風名將意。一溪碧水道人情。等閒不唱滄浪曲。珍重煙波別調聲。

客有言歸帆風信。須及立秋前後半月。西南風猛。一帆風順。四五日夜。便抵虎門。處暑後北風漸起。水向東流。南風微弱。不敵東歸流急。難保為穩便矣。蓋洋海中橫亘沙碯。起東北直抵西南。高者壁立海上。低或水平沙面。粗硬如鐵船。一觸即成齏粉。闊百許里。長無算。名萬里長沙。渺無草木。人煙一失。風水漂至。縱不破壞。人無水米。亦成餒鬼矣。去大越七更路。七更約七百里也。先國王時。歲差澱舍。往壞船金銀器。物云秋風潮涸。水盡東洄。一浪所湧。即成百里。風力不勁。便有長沙之憂。六月初三。辭玉定於十五日。下會安料理歸程。趁立秋風信。王留齋每至話別。輒恻焉哽咽。言自老和上到來。果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八箇字之惠。况往年洋船所到。多不過六

七艘今歲十六七艘。國用饒益。咸賴福庇也。未識此番還山。肯一再來否。半年熱鬧。一旦寂寞。令人何堪。不覺零涕交頤。道駕既不可留。乞諸隨杖中。留二人於此。俾朝夕盤桓。如對師顏。老和上之命。某無不從。某之願亦乞老和上曲為俞允。余曰。王之皈依供養。豈忍遽違。然吾北歸。勢不獲已。常住公事粗完。當再來握吐。至隨杖眾中。或自身抱病。或尚有老親。或年少未可遽離師長。既王心拳拳。應回寺詢酌。二人陪奉左右可也。約十三日備餞。儘歸遣侍。告行辭謝於宰官檀越。皈依四眾弟子。半月內贖錢者。絡繹一如啓行之在粵東焉。惟國舅左太尉侍者踵門三揮而退。懷刺以歸。或聞者之筭。因馳札告之。

僧係曾人之義。曾不為人者為僧可乎。遂有求薦權貴無由。自稱孤高。欲趨聲勢。不得以為抱道。至於裝清作傲。陽是陰非。滿口修行。通行詭譎。如是禿頭之流。欺瞞俗人。失利於君子。最賤相辱。沒佛祖法門。寧不痛憾也哉。老朽向在故山。每為當道愛敬。必請再三而後赴。亦為修建叢林。接待雲水。萬不得已。隨機酬應。從不輕易造次。自抵國來。無論王親貴戚。將相公卿。概不往謁。即蒙先施者。唯侍僧代答。正避此嫌耳。前者極承大士專使。頒翰惠以金幣厚貺。適在病中。冒申不恭之

却心殊抱歉。終未走一札鳴謝。知過量自能宥我於禮法之外。不復區區刻下還山遣侍告行。此人情之所不可無矣。乃至府上當管閣人。却曰今日國舅公出。概不留帖。或亦有之。次日往投復。却曰今日國舅於百官會集。不理閒事。吁嗟乎。侍僧三次踵府。皆以揮退不得。達東於大士前。深自悔而數惜之。且不獨為自歎。自惜已也。昔者周公為相。禮賢下士。莫不吐哺握髮於一沐一飯之勤。故得稱為聖人。竊聞大士立朝。有鋤奸扶正之明。無人不交。無事不經。無言不慎。無呼不靈。不日金甌應卜。則亦本國之周公矣。惟是四海之士。輻輳於門。進之出之。權在閣人。而使大士居周公之位。不得吐哺握髮。以繼周公之德。其可歎可惜。又當如何也。不然。豈聞人具眼。令進見者必賢。揮而退者必不肖耶。又不然。必我冠博帶之貴人。不待到門。則揖而進之。枯槁無庸之侍僧。則三揮而退之耶。老朽雖方外廢人。曾叨大士重愛。尊札云。久仰老和上慈慧度世。日以賤冗。尚未親詣座前。專遣堂官代為頂禮。一片奉獻。惟祈晒存。容當請益法誨。不盡。又聞大士每向同朝親友言。老和上不棄偏邦。惠然肯來。紀綱禮法。道德禪宗。種種垂教。實吾國王臣之福。細觀此語。諄諄護持吾道。斷非先恭而後倨如此也。是知大士被閣人瞞蔽。在老

朽一束不傳。不足為輕重。恐將來有高賢異士。奇謀碩畫。可以裨益軍國政事。為其所誤。彼不肯再曳裾如海之侯門。則受累非小矣。然聞者為識諸子百家中。儘有出類之人。又豈知儒不在章甫縫掖。釋不在禿髻緇衣。而天下之求儒與釋。竟不能外此二者。推求人多錯認定盤星。未免可歎者矣。知我罪我。畧陳忠告。

數日商酌。要留二人於覺王內院。焚修所。慮不易留。亦恐難有當始終者。大約此方原未深知道法。惟是光頭漢。不問青黃黑白。便稱大師。男女奔走送供。已而終以財色喪其所守。求確乎不拔者。實難其人。隨杖眾中。况多水土不服。或因親老不能久羈海外。惟後堂慶愚知客天雨。二人可以緩歸。遂訂留之。十三日。王仍無齋送意。復往辭之。兼語留二人。王甚喜。至十五日。大設供演戲。凌晨命內監延入宮。陳贖送庭實。淨資等。焚香搭衣禮拜。獻曰。蒙老人不吝慈悲。種種開示。治政民情。修身禮法。深愧國土貧狹。不足仰酬供養。萬一惟金鉢杖奉供座前。即某常侍左右耳。本意曲留老人。再住兩月。稍待暑退涼生。撥船相送。既於二十八日決行。不敢相強矣。某預領閩國文武羣僚王親國戚。同往海口。候送蓮駕。使中華聞之。知國中奉重老和上如是。聊盡此心耳。齋畢別歸。次日公主設齋餞行。演戲中席。王攜小侯至。重整筵席。讓王

小侯先唱演。凡演戲主人置大鼓座側。時或擊三兩聲。亦古擊節遺意也。是日王暢甚。自槌鼓為節。唱之聲調既殊。舉止蹊徑復異。彼中人看之津津。余覺索然。王先回。余亟辭。公主苦留。言老和上尚有三四日在國中。寧不留片刻。稍慰春戀之意乎。復歌數闕。余復告辭。公主作禮懇求。開示東燭而歸。書卷示云。

今弟賢王。虔請老僧來國。奉重皈依。精誠為道。以為至己。何期賢公主。全身在富貴纏使中。能求授菩薩戒。復懇開示。可謂信心極也。然要知信心二字。貴在一箇無字。何故。以有信則有不信。以無信則無不信。若使依他起信。未免初心有退。常住真心。如在虛空。退至何所。故淨名云。不信一切法。是名真信心。近時寺院沙門。大衲全無眼睛。凡見燒香禮拜人來。有此布施。便稱其為信心。試問伊心。是何物。如何生信。管取口似磨盤。蓋不知心者。能轉萬物。萬物不能轉之。宗旨不為物轉。方能處貴不驕。處富不傲。處鬧而靜。處濃而澹。得失不遷。喜怒亦如。今公主豈無男子根性。不可便以國王之妹。駙馬之妻。作女流觀也。大凡有此形軀者。最怕癡情戀愛。習染熟境。是為水性。水性即婦人也。苟若情不癡愛。不戀不佳聲色熟境。更能推此及人。互相發大信心。究竟本分事。便是解脫。解脫即丈夫也。豈可區區。

以裙釵脂粉而分別。是調達不應生。陷地獄。而龍女不應頓成正覺矣。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世間眾生之大患耳。以聲色偏邪。而沉溺生死輪迴。皆由一念癡愛心。不能舍離。日用夢寐。總被癡愛相牽。念茲在茲。直至老死臨命終時。隨其癡愛熟境。而變現之。正在迷戀處。忽化為雷電水火。夜叉羅剎劍樹刀林。以至猛虎豺狼毒蛇惡蟲。一齊俱來。敲嚼怕怖倉惶。求脫無路。始悔從前不應生此癡愛之念。業已習成。悔之遲矣。若想脫離此苦。必須趁此色身少壯。血氣未衰。及早將平日情愛繫戀拋棄一邊。但信此心無生無滅。決定成佛。便有快樂。勝過現前之樂。百千萬倍。隨身受用。使莖草皆成瓊樓玉殿。非為奇特。又勿謂此已成佛之神通變現也。夫世人昧却自心。不向本性上立。因作果受之道。有不被情癡熟境迷戀乎。即試以莖草論之。草係最輕賤之物。籬落下。道路邊。何處不有。自天子王侯士大夫。并后妃公主。以及貧富庶民。無人無此草。恐不肯作草芥。觀芍看得破。則有棄三界之樂。如草芥者。有棄百年繁華。如草芥者。有棄食前方丈。妻妾成行。如草芥者。有棄一身四大五蘊。如草芥者。有棄那家金穴鄧氏銅山。如草芥者。惟其能立心轉物。空諸所有。不癡愛于心外。易

腐爛之草芥。孜孜以生死大事為念。將一切如草芥棄之。成就自家不壞之安居。便是隨身受用。所謂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也。又非自然得。亦非從他得。只將平日情癡欲愛。一旦盡棄。惟有自心本來清淨。本來具足。一切佛果菩提。皆從此心流出矣。是故不信一切法。是名真信心。公主以此寶重。則吾孝順弟子也。

十八日。王先發舟出海口。解自佩金刀。命內監贈余為戒刀。道所持贈之意。使得在老和上手中。時時拂拭。不至鈍置。光芒透露。願求斷絕煩惱也。今文武俱隨。上駕候送。前途海口。乃王都順化出而之他府門戶也。蓋大越國土。總是一山曲折起伏於巨洋中。或向或背。皆依山傍海而為都邑。山峻水險。樹木叢蔭。多犀象虎狼。各府無徑路相通。凡從一港所入。盡可通之地為一府。別府則另一港。故適他府者。必從外海循山而入他港。近岸則浪大難行。遇好風信。一日可達。否則便為半月十日之程。洋船從五月時放至會安。會安者升華府屬。自順化到會安。陸路須經艾嶺。即輿記謂二月三月時艾花開。流入海魚食之化龍者是也。山峻暑溽。度嶺惟艱。將必乘舟沿海為便。至廿八日。三鼓時分。該伯監官撥紅船澱舍各八頭。運載行李。侵早戒子四眾。駢集。眾軍執金槍刀排道。國人聚觀者林立。從寺門直至河津。登舟之頃。拜送衣袂。揚

塵對面莫覩。鳴鉦解纜。揮涕成雨。至有號呼動地。舟棹中流。夾岸沿河而送。直至路窮水遠。佇立嗚咽。目斷而返。余亦不禁泫然。念彼輩之不獲隨我而歸也。船頭坐一官。尾立一守舵者。每船棹軍六十四人。中設朱紅四柱龍架。橫擱一木如椰子。一軍坐擊之。棹聽以為節。船應左則左。應右則右。或耶許。或頓足。無一參錯者。悉於椰子命之。乍聆者不知所為音節。船長狹狀如龍舟。昂首尾丹漆之。不能容爨具。竊訝多人飲食。無所從出。余攜茶食自給。棹軍赤體暴烈日中。惟貯淡水一缸。渴則勺飲。餒腹而用力不衰。固堪悲其勞悴。然亦足驗此軀無事。過為安養。反令驕生而不能勞矣。轉至大河。數船雁列。眾軍鼓勇。行如矢疾。注目兩岸。莫辨馬牛。將午。抵河中寺。極望瀟漫。為洋海真區。波濤衝激。所不及。淺瀨淤泥。水草交加。魚蟹蜃蛤之藪。平隄菜柵。水楊生焉。茫蕩間有結茹丰椽者。殆海利謀生之巢居乎。寺處平壤。三面臨水。門外百步即淤塗。遠近蠓花為隄。楊柳蔭其上。微風澹渚。弱藻縱橫。烏魚泥蟹寄生。螺之所泳。游行人折旋嬉戲。歸輿放眸。思何如也。比至蒼松翠陰。數百年古木。園中諸山。無非檜柳。菴摩椰子。各種雜植。松則此。僅見者矣。穿松而入。不築園垣。有方池環繞殿外。與潮汐消長。枕海地低。所固然耳。池中赤鯉無數。隨行爭以象耳餅投之。羣起

噉嚼。往來自得。絕不畏人。蔬畦瓠架。雜卉叢菊。分布松根隙地。殿後一松大數抱。虬枝古幹。輪囷離奇。自是千歲之物。上葉蟠鬱成毳。下必有茯苓琥珀。然不敢張其說。以戕此美蔭矣。該伯監寺。延入殿中供齋。監寺戒子也。齋畢。還舟解纜。回望紺殿朱檐。蔽虧於細柳高林。與水煙雲日相照媚。恍若蓬萊閭苑矣。咏河中寺詩。

綠柳垂垂隱梵宮。鐘聲迢遞滿河風。竹籬草徑浮嵐掩。石壑霞樓倒影空。候食紅魚吹水上。啼煙翠鳥落花中。王家祠廟陰森處。迥有靈光射海東。

水聲山色澹秋容。翠拱南湖六七峰。地湧珠林金粟細。風清香斝碧雲重。門前雲壓千竿竹。殿裏濤生四面松。焉得故山諸舊好。月明都在小橋邊。

湖上蘆雞兩岸聞。中流煙寺絕塵氛。客來南國傷青草。僧在西窓夢白雲。鳥語寂時清磬遠。山光斷處隔河分。徜徉松下無餘事。吟罷歸舟已夕曛。

暮至海口。停船。王已着人備饌相候矣。去王行幄尚里許。夜暗未及相遇。各遣人致聲而已。次早請見。棹舟往造。王架水閣於中流。四面戰艦圍匝。為門以入。既見。喜不自勝。言今日之喜。即為他日之悲。此番良晤。別後海天盈盈。欲覲慈光。未何知日也。惟望不惜頻頻遣侍師渡海。庶幾如見老人道容。或者家山公事圓滿。不辭跋涉肯

一再來。尤意外之望也。某亦居位數年。世子長成。堪理政事。即擇賢良輔導。傳之。某將削髮為僧。了吾末後大事。既蒙明示。亦覺元係大明僧。偶然失足。至此豈肯終身富貴聲色之汨沒而昧本來乎。留戀篤摯。訂明日備席于圭峰永和寺。再餞周覽大洋於此。可以目送歸帆也。至文出涼枕西域磁針諸細巧物相遺。越日繩與已夙駕河干矣。該伯小隊為導。朝霧斷連一阜。壘然去不數舍。曙煙未散。人隔尋丈。但聞喧呼。旭日隙光中。有頭馬奔出而不見。其下者有雙足動踏而不見。其上者沙路叢生。篋笏枳棘。田多種薯。居民有鋤薯而牽牛以食薯蔓者。薯大或徑三四寸。蓋沙土鬆而宜此也。夫至山麓。徒御小憩。始登不甚高。稍陡峻。以斯委折而上。磴道隨土石為之。臨崖為欄檻以防險仄。悉掃除整潔。多美蔭可坐。僕夫揮汗喘息。聞林莽鐘鼓聲甚近。然窈窕離合。猶移時始至。寺踞山巔。雖不弘壯。亦牢固潔齊。山寺規模則爾也。諸官延入擺茶畢。眾道出山門。大地平行。可數十畝。茂樹婆娑。坐息其下。時當午。天氣清明。縱目一觀。水天相接。波濤射日。銀山金嶂。卷地而來。直撼山根。響震林表。若怵惕其沒漂以去者。不知距海猶數里也。古人謂登太華則黃河直撼其下。亦若是耶。蓋太華高視遠疑近。茲則海大勢迫若近。為不同耳。詩四章。

網輿十里到層峰。半嶺風傳出谷鐘。遙見人行雲外石。忽驚果落寺前松。上方細雨啼紅鳥。下界飛濤挾白龍。放眼乾坤舒一嘯。望洋絕頂倚孤筇。

宴會凌霄法界開。離人去國重徘徊。花明遠岫僧初出。磬響高林鶴自回。幽徑曲隨芳草引。閒心遠為探奇來。行吟暫憩香臺畔。短髮離披坐綠苔。

招提鼎建永和年。古殿憑虛滄海邊。平地霧來山作浪。半空雲起屋如船。秋光遙映千村竹。日影翻流一整天。貪看夕陽岨畔立。番僧禮我乞枯禪。

蒼岨百疊踏晴空。應接林巒路不窮。茆屋半開秋雨外。煙霞斜鎖翠微中。異鄉地盡雲依水。近海天低草戰風。記取登臨當此日。勝遊知復幾時同。

圭峰突出海岸。所見皆海。右手一帶蒼山為艾嶺。沿山東北上為會安港口。舟行將來便徑云。羣山皆峻嶒。聳削獨幾點。青螺如髻。覆於羣山之下。與粵東七星巖相似。監官指曰。此三台也。寺居其中。為果國師道場矣。因言此山多巖洞。有如門者。如牖者。為衝巷者。堂者。房者。如釜鬻樊籠者。莫不玲瓏爽塏。可坐可卧。可以彈琴咏詩。琅然清園。聲響答和。顧老和上。明日之所必遊矣。余方以圭峰雖大觀。而無幽邃巖壑。可以揅求翫賞。聞之恨不一時放舟以去矣。齋後復出四覽。作別還舟。天色入暮。故

造謝王并告開船。適王兄諸公攜素榼攀話。散時二鼓倦且欲寢矣。平明王方與諸臣轉棹遊河中。須候回面別。况此中拳拳如飲醇醪。令人自醉。不能愬然便去也。是日閒暇。續成曉發祖湖抵海口詩四章。

百槩蒼茫發五更。舟師擊柝曉風生。天邊月落他鄉影。海外潮流故國聲。碧水旋翻雲樹暗。金蛇天矯浪花明。遙看宿草朝曦起。野寺浮空畫可成。

清秋撥棹疾如驪。不覺蓬窓過釣磯。岸上馬鳴尋獵去。湖中人語趁潮歸。青山帶霧迎船出。白鳥驚風背水飛。漠漠海天如足練。隔林小雨更霏微。

征鏡銅鼓響沙邊。漁火光吞水底天。夾岸不分三里霧。輕舟衝破一湖煙。何方羌笛吹無盡。待曉秋風影自妍。縹渺疎鐘來渡口。却疑珠浦問花田。

舟行隱隱亂山依。一路煙深似翠微。芳草遠思隨畫舫。水雲明欲上秋衣。隄邊獨樹窺人立。沙際游魚破浪飛。露下烏啼天曉月。懷鄉老客趁風歸。

夜半始聞王還水閣。詰朝國師來問余欲往。辭曰。王多情。老人若見彼。又遲留不舍。反致耽閣。不如只管收拾放舟。頻行修書遣侍。告別足矣。某目今一見王。從陸路先去會安料理。候老人駕也。余曰。然。因令先行。從順化送來。四眾各慰勞遣歸。傳眾船。

官軍決於今夜二鼓開船。作留別長歌一篇。修書着侍詣王辭謝云。

老僧與王。若非宿世願力。相訂而來。隔絕海洋。萬水千山。曷能有此格外之知。一行隨杖五十餘人。到國六箇月。盡飽天廚妙供。終日對高山。坐春風。賦詩作畫。論古談新。受無量逍遙自在之福。有不戀戀於斯。輒欲辭歸者乎。蓋故山破院。子有六七則。公案未了。同堂叅學僧。有四百本分未明。兼開門七件事。皆望老僧一身。不得已。竟擇六月廿九日長行。曾於初三告辭。感王相留甚切。乃以衣鉢瓶杖。沉香寶蠟。名花異草。種種供養。使龍天歡喜。繙白讚仰。王家福田。真與尋常不同也。自愧舌短言長。不能以世套稱謝。但對三寶合掌。念誦國泰民安而已。雖云師生名分。何用區區。終難忍然掉臂而去。細檢行囊。又無長物留別。思思量量。惟詩文庶可表揚有道。遂作七言長歌一篇。壽山石章一方。篆昔日中華僧。今朝南國主。十箇字。亦取吾王不昧本來而贈之。詩以頌德。傳芳石以罔陵。永固聊為千里鴻毛。置之案頭。可發一笑耳。解纜在即。滿擬再過。握吐一恐。擾濟國政。一恐重煩遠送。因以中止。特遣侍者持數行代面。老僧行矣。秋風乍起。冷暖自知。伏惟道體珍重。永為海邦作主。臨書致囑。

故山別後行踪失。王在南天。我在北。我王出處世間。殊一段靈光。分未得不。然萬里之外。復大洋。簡書胡為至吾側。欲赴長安病忽生。將去還留。豈人測到。時正值花朝前。花底初逢。如舊識。鳳眉虎領。面銀盆。位正南離。不自尊。獨向袈裟開口笑。銀安殿裏創祇園。成就千僧具衣鉢。戒牒寶印用無論。身勞佛事不知倦。聲色雖通非心存。宮中間日垂紺髮。不作人王作菩薩。夜半聞鐘披七條。不道老僧無佛法。親率王臣眷屬求家珍。信手傾筐篋。支離自顧抱慚惶。那解恩情轉周洽。香海團圓已半年。忽憶家山未了緣。相看詎忍言離別。秋風一發無歸船。問我何時許再見。欲語不語殊悽然。強留隨杖僧兩箇。庶與晤對如我前。王今眷屬昏佛子。與王同居塵刹裏。須識神光左右間。詎隔滄溟一滴水。暫時分手還相見。觸境參商從此始。幾回話別重流連。深情於我終難止。臨行解贈金戒刀。無以報之心鬱陶。長歌賦罷不成句。窓前竹樹風蕭颯。他宵月下遙相憶。應知獨坐展揮毫。

廿六午後人始從王處回報。準備開船事。忽西北風暴作。揚沙偃木。大雨如拳。路上行人目不能展。羣舟依岸而纜。獨余傍岸一大坐船為會客。及隨杖坐卧之所。余畏熱繫紅船於外。便於晴明撤去團閉。纜索不牢。為所漂蕩。守舟軍力少不能抵岸。軍

見之。赴水牽挽者四五十。而暴風大雨。鼓湧浪勢。無能為力。竟吹至中流。沙淺始得稍定。舉皆惶怖。余固知風之所來。縱漂漾也。只至此。故坐視晏如。任一身之沾濕而已。雨晴。纜定。隨有撮余從陸為實落者。亦有言澱舍為穩便者。議論紛起。多官皆微笑默然。視余所指。以下愚智。余曰。諸公之言。何其惑也。余自發足時。籌之熟矣。決坐紅船下。會安。豈因一陣邪風。盲雨。便爾變易耶。從路去五六十人。隨身鋪蓋。夫馬二百。已自勞民。况酷暑天時。長途峻嶺。現病者幾人。能無慮乎。若澱舍遲重。難行。曠日經久。或遇風雨。至如今日風雨。非日常有。縱有亦在未申時分。斷不在此夜。我們今晚趁風。便二鼓開船渡海。平明入會安港。午抵三台山寺。但恨無今日風雨耳。有不尤增一段景色耶。諸公且休擬矣。余殆守初志而不移者也。眾官方合掌笑曰。果然老和上所見卓絕也。俟出海時。方知紅船之妙耳。然眾中終有移行李過澱舍者。須臾具餼糧。貯淡水。供給軍人。進晚膳。艤舟相送。諸貴臣咸曰。此番聚首。未知何日再覩慈容。言訖。眷戀依依。揮淚而別。

